

漢唐通鑑印藻

一卷之三卷



諸史品藻序

或曰諸史品藻者屏石先生史學之華也對霍子曰汝知其實乎夫經以道法勝萬化之源也史以事辭勝一本之散也二者相爲表裏者也考經以史則聖賢之訓戒有所徵驗而不托之空言求史以經則歷代之失得有所折衷而非出于私見涵養深而義理明搜索精而



事變達體用之學在是矣若岐而二之
則道乖于用事失其真內外支離體用
杆格學斯弊焉蘇子曰經不得史無以
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亦
知言哉屏石先生以英偉奇特之才方
其未遇苦心竭力讀盡古書而其攷究
思繹尤旁通貫徹會經以史準史以經
渾化合一然後摘史事綱發以傑斷隨

事品藻一皆一根據六經錯綜百家而彰
善癉惡崇正黜邪發前人之未發者尤
凜凜然見于詞鋒筆勢之表佐佑名教
夾輔聖賢旨直可以史華知耶于此足
覘先生之所養而風裁氣節所至赫赫
有聲者皆是物也然是書盛傳于江之
左右而北方之士或罕見之今先生大
巡全陝手推一帙出以示予予覽而嘆

曰先生之道復西矣遂請鈇梓以廣其傳而嘉惠後學之盛心亦不遑多辭也既成謂予有首倡之僭不可默默故復推本而言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孟夏望日

欽差巡按陝西一監察御史洪洞對霍山人

李復初書

刻漢唐通鑑品藻序

通鑑品藻者監察御史屏石戴公之所著也公按涖關陝携以自隨對霍李公亦以監察御史按涖于茲聞而索焉公不容秘出以相示對霍公見之而曰斯集也往古之斷案後學之指南也于是案行藩司下西安府刻梓以傳以九思爲之序九思幸獲睹斯集矣爲之撫卷

歎息曰嗟乎史豈易言哉史豈易言哉
立于千百世之下而析其是非于千百
世之上自非淹貫六經博極羣籍洞鑿
千古其孰能與於斯也公之爲斯集也
摘其要者大者綱常修壞之端國家治
亂之萌人才進退之幾君子小人心術
之微窮探力索推見至隱有出於獨得
之見者有往哲所嘗是論而未協于義

者斷之以六經參之以羣籍而品藻具
焉明暢浩博蔚乎其文讀之灑然千古
之一快也正人心裨治教蓋有賴焉豈
惟經生學子操觚染翰者之資也自公
按泣于茲也九思蓋嘗聞其政矣文科
武舉激揚闔闢罔不中于道亦嘗因是
覘公之邃于學也乃今獲睹斯集乃知
公之果邃于學也公所著者尚有博物

策會並刻諸梓而六經會同藁亦將脫
于是措之政則輔理之勲上匹古賢樹
大名昭簡冊分內事也是故特書以竢
乃若表揚至論嘉惠後學對霍公之樂
善其又何可已也是故具書以告來者
嘉靖戊戌春三月丁酉漢陂山人王九
思序

通鑑品藻題辭

史之有斷昉於春秋春秋之功禹績與
儔獲麟而來史繁如星其維綱目差存
典刑春秋聖經綱目良史在後之慶誰
諳遵軌嗟嗟茲軌在書乎而旣明吾心
書乃在茲在茲維何心爲權衡物之不
齊舉知重輕抑又維何有度允臧物來
揆之孰欺短長抑又維何鑑無埃塵麗

物維錯妍媸孔真明心維何學博擇精
苟有遺力未融曷明博擇既至窮理斯
畢已或未克同雲掩日明且無私如席
穹堂以臨稠人人孰道藏於千萬年何
賢不集余乃席堂臨亦孔汲誰操青萍
卽庖解糶肯祭或涉鋒適自傷君子有
述固殫智仁言忱有稽智仁可隣屏石
戴子侍御有道湛史著書命曰品藻始

周威烈迄五代終義祖春秋綱目是宗
宗祖維何敦厥典常褒善貶惡或畧或
詳道貴純王德尚真儒其或未至備責
有模或幽而闡或顯而微必質全史以
決是非或美而刺或矜而容園檀有穀
石錯可庸聖經吾律群籍交徵衆證成
獄予何愛憎是謂品藻辭分寒暄視諸
先哲多所未言侍御名璟字曰孟光政

宵厥筆直哉激揚其爲是書宥藏于笥
西安郡齋梓傳多士多士溫尋貴乎知
新新苟未知是亦陳人
賜進士中大夫光祿寺卿馬理題

敘漢唐通鑑品藻

予辱司封時殿撰姚明山先生出示通
鑑品藻一帙曰吾浙聞士戴屏石窓下
手稿今春高科釋褐者也予命錄之爲
卷三十上接獲麟迄于五閏予曰知通
統類辨而中斷而則紆而弗踈浩博而
植要領一字權衡其史乎又曰象詞潔
淨大訓深潤闡風刺該質文尊王黜霸

嚴華夏而誅亂賊其經乎抑公入臺爲
名柱史袞鉞褒貶皆天下公是非之天
其奉

命按粵也予辱司藩與諸大夫寅恭相觀
治鑑以垂不朽則其游經之圃擷史之
林要非空言者寓耳予辱司憲將適于
荆謀入梓永其傳鄭子曰請自吾閩書
坊始廼授下坊劉氏俾凡讀公之書者

而知其教于天下因書究公之用者而
知其政于天下章志以貞教也者道之
所在而天下以榮以辱乘時以秉政也
者位之所在而天下以勸以懲蓋是書
傳而政教具謂便舉業公謙辭有而不
居之義云

賜進士出身中獻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

莆田約齋劉勳書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凡例

一史學之難尚矣分香賣履之奸非溫公不能知蜀漢嗣聖之統非晦翁不能定鯁生離群索居在四面牆壁中久矣而豈敢任品藻之責哉願夫士子讀史而為史家所欺則淫辭勝而公道晦吾儒其甘心乎此吾廣詢博采而為之著論云

一聖賢正道載在六經六經者格物窮理之標的也論史而不以六經為權衡其何以合至當歸一之說哉僕於舉業之暇竊著六經會同一書猶未脫藁故六經奧義雖懵然罔知而大旨亦居然可覩矣吾讀史固以史為案必以經為斷至於儒先議論有相發明則亦旁引雜證以盡其情要在合公

論而已君子勿以撥拾見哂云

一此書悉以通鑑節要內摘其可爲論策命題者乃發堯天之元學鸚鵡之辭節要所不載者弗贅所以便舉業也吾之立論必若猛將用兵傾其巢穴如酷吏治獄誅其黨與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搜蓋亦有擴先人所未發者云

一今之習舉業者獲觀通鑑節要固足用矣然節要撮其畧正史紀其詳今所傳兩漢書三國志兩晉書南北史隋唐書紀載浩繁幾汗牛馬然史學疑似之際不訂之正史其何以定是非哉今此書擬題本之節要而考事采之正史云

嘉靖十四年正月吉日寧郡末學屏石戴璟書

新編通鑑節要品藻目錄

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卷之二

周顯王之秦子嬰

卷之三

漢高帝

卷之四

漢高帝之惠帝

卷之五

漢文帝之武帝

卷之六

漢武帝

卷之七

漢武帝

卷之八

漢昭帝之宣帝

卷之九

漢宣帝

卷之十

漢元帝之光武

卷之十一

漢光武

卷之十二

漢明帝之安帝

卷之十三

漢順帝之靈帝

卷之十四

漢獻帝

卷之十五

漢獻帝之三國

卷之十六

晉武帝之懷帝

卷之十七

晉元帝之穆帝

卷之十八

晉穆帝之安帝

卷之十九

宋文帝之陳宣帝

卷之二十

隋文帝之唐太宗

卷之二十一

唐太宗

卷之二十二

唐太宗之睿宗

卷之二十三

唐玄宗

卷之二十四

唐玄宗

卷之二十五

唐肅宗之代宗

卷之二十六

唐德宗之憲宗

卷之二十七

唐憲宗之敬宗

卷之二十八

唐文宗之僖宗

卷之二十九

唐昭宗之唐莊宗

卷之三十

唐莊宗之周世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目錄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屏石戴璟著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發以降命夫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豈可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故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衰諸侯放恣孔子作春秋倦倦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三年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所聘也文公八年書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以成公失
臣之禮賞非所賞也夫以天王僭賞諸侯謂之不君况
以天王而濫賞大夫也哉晉自虞叔受封世爲盟主襄
王命爲侯伯載在盟府久矣若魏斯趙籍韓虔皆晉大
夫之列也今暴蔑其君剖分其地此非篡弑之賊而何
於此赫然下詔糾方伯連帥以正其罪則周室雖衰典
刑猶振中興之業可復許乎柰之何以報功崇德之器
爲縱姦長惡之資自是虞叔五廟不復血食皆命爲諸
侯啓之也或曰三晉無君之心久矣委盟會於大夫而
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
荀鑠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履霜堅
冰所來者漸王之命不得已耳嗚呼天下可敵者勢也

不可敵者理也古有田一成衆一旅者尚足以號令天
下而况周爲天下共主若能操刑賞之柄以號令天下
其孰不從乎昔孔子脩詩曰無衣七不如子之安且吉
無衣六不如子之安且煥謂使三晉請命而爲諸侯猶
所不許也况三晉未能請命於朝而強以名器賞之王
靈益不振矣何待赧王入秦盡獻圖籍而後謂之周亡
哉

繭絲保障

民心最可畏也故曰民祗曰民崑爰自軒項至於堯舜
皆因所利而勸之因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
故九等行而康歌興十一行而頌聲作易曰上以厚下
安宅書曰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謂保民可以安

其位而害民至於罰其身也然則聚財曷若散財之爲
愈哉愚讀史至繭絲保障之說未嘗不爲之長嘆息也
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趙襄子知之故有保障之托尹鐸知之故爲損戶之計
後世暴君汚吏朝營夕慮務爲培克若牽牛之詩猛虎
之歌捕蛇之說慘怛凄惶怨入骨髓然則始而得與終
而剝廬也必矣嗚呼鐸可謂智哉可謂仁哉厥後國祚
已危而民心愈固經有功於趙大矣吾嘗謂趙之始興
也得之韓厥趙之再興也得之尹子國家何可不任賢
哉

沈窳產蛙

民者國之所恃以立良者民之所賴以生也智伯攻晉
陽而以水灌城至沈窳而產蛙則窮猿投林何枝可棲
涸魚游釜餘生能幾于此時宜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如召誥所言矣而晉陽之民畧無
叛心何哉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記曰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尹鐸爲保障之計又矣是克靈承于旅而
洪舒於民也故民亦保后胥感分猷念以相從夫豈有
求於下民哉惟民歸於一德耳昔周文武積功累仁民
心固結牢不可破黍離之歌涕泗欷歔葵丘之會感激
奮發至其末年以盟句于鄭而盟句之民不肯事鄭以
陽樊于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由是觀之民心之不
肯背趙猶其不肯事周者也借使尹鐸爲繭絲計則厥心
違怨厥口詛呪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矣豈能效死弗去耶

三晉滅智伯

三晉何爲能滅智伯利者害之源貪者敗之府韓用段規魏用任章而知足知止故皆能保其國智伯有一絀疵而不能所用所與共事者惟貪得無厭之徒也安得不滅亡乎何也夫韓魏與智氏皆晉之故臣也而剖分范氏中行氏之地是漁於河而得魴鱖鱣鮪又往龍門之下而得大鮪已爲過幸矣夫何求食愈無厭是大鯨驅群鮫以逐肥魚震動大海簸掉巨島正智果所謂甚不仁陳成子所謂多陵人鄭駟弘所謂悞而好勝也絀疵忠臣也其言韓魏必反切中事情若聽其言而即日旋師與三氏講和不少延智氏之祀乎且輔果合族而退不肯同禍矣段規怨深而造謀矣於此又不覺悟而驅

長前往豈不愚之甚耶卒之首解於邯鄲曾披於安邑胃潰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魚鼈以克三家之腹皆自取也昔春申君告昭王曰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史佚有言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其智氏之謂矣

哀公以越去三桓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出而有獲此芟惡去奸之大法也苟不相時而動而欲決一旦之怒以剪累世膠固之惡夫豈能有成哉魯自東門逐殺嫡立庶魯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三家而季氏无罪之魁也作三軍

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
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莒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
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勲奔魯之群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動謀也逮哀公之時而三家日
以跳梁公室日以削弱嘗以春秋考之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無忌圍郕伐邾滅下陽皆專恣自行而君不與
焉至於越人來聘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肆然主
盟夢若無人則魯之失國政亦甚久矣昭公欲去之而
客於齊亦可以監矣而哀公又欲以越去之固甚難哉
然則爲哀公者將聽三家之專魯而弗之問歟愚聞之
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
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于時群臣皆三家之耳目
固無可倚仗者若孔子大聖人也而哀公能信用之則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足以強公室而抑私門又何必假
外兵以除內姦哉夫何不能脩明政事信任仁賢藏器
待時以圖大舉而乃以余及死問孟武伯卒辭不對亦
可羞矣復逞一朝之忿遂遜于邾而死於越皆自取也
不亦可悲之甚乎

穆公收三良以從死

秦之不能東征自殺三良始也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然愚所責備者唯三良許之以死則亦
不爲無罪也何也夫三良款款效忠本秦之賢臣也秦
穆主伯三良不能勸之以內脩外攘夾輔王室以復宗

周之盛而乃信其遺命正柳子厚所謂壯軀閉幽隧猛
士項黃腸而賤其身亦甚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
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若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乃淫奔之詩而豈忠臣之所
為乎晏平仲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三良之死豈為
社稷乎且吾聞之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
舉不能去煩治惑失臣道矣陳伯乾死欲以妾殉葬伯
禽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弗果殉柳子厚所謂疾病命
固亂魏氏言有章是也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三良
未嘗許之死或者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壙中乎
蓋自秦武公以人從死戎狄之俗習以為常故雖穆公
之賢而猶不免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宮皆從死工匠生聞以墓中亦可哀也哉

聰明彊毅之謂才

溫公論才德如何曰才有善有惡德亦有善有惡德者
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為古之所謂才者未嘗無德如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明允篤誠齊聖廣淵謂
之八愷此所謂才兼才德而言之也溫公謂聰明彊毅
為才正直中和為德不亦過於分別乎聖人以智仁勇
為德聰察智也彊毅勇也堯舜之德曰聰明日欽明日
文明豈可但謂之才乎要之固才也亦德也如溫公所
言則以才為不美之物矣又曰才德兼全為聖人則聖
人豈有駁而不純者乎或曰智伯有五賢而甚不仁故
溫公謂其才勝德也曰智伯之才如射御足力技藝

給之類耳豈有元愷之士之美者乎朱子謂温公之語多偏而有病此亦其一端云

豫讓義士

智伯為趙氏所滅而豫讓為報仇至五起而愈奮襄子以義士稱之千古無異辭矣愚竊以為讓近義而豈能盡義哉夫義者在心而為制在事而為宜人能盡義則必食人之祿而死人之難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豈肯更事二姓乎讓臣事中行氏而智伯滅之則智氏亦讓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反面事讎會無愧耻此可謂之義士乎或曰豫讓不死中行氏以衆人畜之故衆人報之也噫父不慈子可不孝乎昔夷齊西山之布衣耳未嘗沾商紂斗升之祿扣

馬一諫凜然大義汪疇一童子耳能干戈以衛社稷此誠可謂之義士無忝也如讓死智伯吾謂僅足以贖前罪也而何義士之有

讓不忘國士之遇

君子立人之朝行己之志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必使之恭不侮焉儉不奪焉內以脩其政外以睦其鄰則至誠動物禍患不侵國士之功業固如此其後備也管仲以君伯似矣而弗能去三豎之邪晏子以君顯似矣而弗能杜陳氏之亂豈不猶有愧於國士哉何也死君之難固忠也而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忠之大者也砥劑之有功孰若腹心之無疾乎豫讓事智伯智伯以國士待之則用之專任之篤可知矣今其貪求不厭僭擬無涯此

開邊召釁宗社存亡之幾所由也讓不聞直言臣正或
雷同而附和之未可知也則將安用彼國士乎或曰讓
忘臣也安知不進逆耳之言智伯強復弗之聽耳噫人
臣三諫不聽掛冠納履任吾所往而已今戀戀於晉祿
養其中而舍所學從所好逮計出無聊乃挾匕首以
報仇嗚呼亦晚矣邵子曰死而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
塞責其豫之謂歟嗚呼此太史公以讓為刺客之流蓋
亦有見於此矣

委質事人之法

胡氏謂智氏已亡豫讓無所為而死遂以為委質事人
之法殆非也夫委質事人者豈樂為是捐軀哉臣鄰左
右之間引之當道示之周行告之嘉猷務以脩明乎國

是以杜絕其邪心不幸而天命已去如孔子所謂吾未
如之何者然後忠肝義膽視死如歸記曰人臣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為之是也豫讓臣事智伯當其取地於三
晉此亂之階禍之機也讓既曰以國士待之矣何不力
陳利害與韓趙講和而乃緘默杜口使蠶食四鄰溪壑
無厭是誰之過歟他日四郊多壘正當出奇解圍以身
為干城而乃效荊軻聶政之故智以匕首欲報仇不亦
愚乎若使後之委質事人皆法豫讓焉召寇養災坐成
病証他口雖以身死亦不足以贖欺君誤國之罪矣曾
是而可以為法乎善乎韓非子之言曰殘刑殺身為人
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世以為忠而吾則下之嗚呼
盡之矣

大學之道不過是

大學之道始以格致開戶牖繼以誠正入堂室蓋規模大而節目詳矣豫讓之死何為遂能合此道哉胡氏之言曰非為名譽而為善則為善誠非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盡大學之道不過是也以愚言之天下之義固有心無邪而事有未正者周室雖衰然正位號於六服之上也讓若明於大學之道盍亦勸智伯盡尊主之義而為葵丘之會為召陵之師一以尊周一以安晉而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大學之道其庶幾乎如其不能而告以都城無過百雉之制宜各守封域毋相侵越以全智氏之宗廟君子猶曰此忠於私家而未忠於王室與荀彧劉繇之等耳况其求地於韓

魏也既如立仗之馬觀兵於趙郊也復如抱葉之蟬此豈燭理之明惡惡之誠而憂患之正者乎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豈宜如是之駁哉雖然讓雖未聞大學之道然以節義自負其亦天資之美而未學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孔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謂人有私惠而不合道君子不留於已也故君民者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以天下為公也晉自韓趙魏剖分宗國此視君如委裘人倫之大變也于時晉靖公尚在文侯若存大信而誠於君臣之義則必如孔子墮費之城孟子損魯之地抑私門強公室先自貶削以為韓趙之倡若韓趙不從則告之天王

聞之方伯連帥而脩明軍政以伐之豈非信義之大者乎夫何能不失虞人之期而不能不負晉人之期且虞人之期豈有車攻吉日之美而文侯能弗失之哉按春秋書大蒐昌間何貶也蓋三綱軍政之本故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文侯外則干天王之爵賞內則竊晉國之封疆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田爲于時魏國之人吾知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皆疾首蹙額而相告矣禮曰諸侯非問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晉侯不失虞人之期其亦爲讎也夫

君仁則臣直

孔子曰仁之爲道大也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

翟璜

以任座之言直而知文侯之仁以愚觀之此特孫詞以免禍耳豈知所謂仁乎夫兄弟骨肉之愛猶非人子可比也漢明帝嘗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其知所重矣魏文侯得中山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此不仁之大者也舉朝不言而任座獨言之義聲凜凜從聳動節朝文侯將勃然有感矣使璜復繼是而有諫焉臣其弱愛之非勸以改過之勇必使奪子之封以與其弟因是而推廣之豈不可以造仁之域乎今璜不曰臣直則君仁反曰君仁則臣直創言逆說以解君之怒以免已之禍此戰國縱橫之風哉或曰執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聽田子之論而知鍾聲之問

非從李克之謀而知將相之任大非不仁能之乎予曰
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音則不知倦其心蔽於物
欲久矣何以仁爲

貧賤驕人

謙卑者成德之容驕矜者爭力之漸故儒有一畝之官
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本
貧賤矣然居其維守其雌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何嘗以
學驕人乎故不矜不伐者禹也不驕不吝者周公也恂
恂無能言者孔子也此之謂真儒田子方之學進之不
能救民退之不能脩己譬之負蝨秋蟬瑣瑣爭鳴者耳
按莊周外篇稱田子方以東郭順子爲師而曰刑解而
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然則子方特虛無之學君子羞

稱者耳今而曰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固也不曰士庶人而驕人則失其身乎或曰子
擊挾公侯之貴而有驕心故子方以是折之也嗚呼不
將重視乎已而輕視乎君哉自子方唱爲此說樊英殷
浩蔡謨輩率以不貴之身怒萬乘之主子方之罪可勝
責耶

成璜二子何如

大誥曰爽邦由哲召誥曰無遺壽考有能稽謀自天言
爲國不可棄老成也文侯卜相以非成則璜二子爲問
毋亦二子皆老成謀國者自予觀之文侯甘齊人知管
晏乎當時魯君曾參禱有孔伋皆名世亞聖之大才其
視成璜二子不啻泰山之於丘垤也奈何置聖賢於勿

問而汲汲所尊寵者止二子焉豈知之而弗用歟抑弗知之歟意此魏之所以止於魏也

吳起殺妻求將

夫婦三綱之首且倫之重者也若夫富貴功名皆身外之物耳惜人比之柴柵韁鎖是地吳起求為魯將至於殺妻不念昔者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何忍之忍者耶吾聞中谷有蕓有女化離詩人尚以不淑譏之况糟糠之婦而忍殺之耶尹吉甫射殺其妻以妬也君子曰此其有罪殺之也尚或薄之况吳起之妻本無罪而起以求將殺之豈不深可痛耶昔仲尼以敝帷埋馬以敝蓋埋狗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今待妻不如待狗馬是豈人理哉按起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卧不設厠行不騎乘

是以仕魏而西伐秦仕楚而北却晉誠有良將之才也使其養晦俟時則名聞諸侯豈不足以來干城之寄乎而何乃游關入壁以求求之可也而何乃殺妻以為仕塗之捷徑蓋其貪功名之念火熾於中是以至此極豈非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丁之大道者乎他日楚人殺起豈非殺妻之報歟

田和求為諸侯

孔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春秋文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譏世臣也周自東遷以來兩觀表而臣禮亡宋干設而君權喪有田氏者世執齊政而弑其君詩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是也於此時苟從孔子沐浴之請而聲罪以伐之則亂臣

賊子豈有容足之地哉夫何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而田氏世爲齊大夫日益膠固而不可解然則篡國之禍豈不胚胎於此耶此其失之於前也遠威列主不道封大夫爲諸侯莫惜也廢晉公爲家人弗聞也并晉地爲韓趙魏莫禁也是壞法亂紀因王朝始矣此其失之於後也和亦稔聞祖宗弑君之愆親見三晉分國之惡皆肆然自爲而莫有後禍以故求諸侯之心生焉求而不得和豈容自止哉周人至此正如江河之湍瀾旣決而騰湃奔放障之不及塞之不可亦安得而不許其橫流哉故田和之求諸侯吾不責田和而責天王縱其非四鄰助其惡蓋其所由來漸矣有家國者觀田和求爲諸侯之事尚當惕然自奮而勿使威權去手以爲亂臣賊子之倒持也哉

在德不在險

予讀武經見吳起之對武侯也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上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是亦以險爲主矣而豈知以德爲先哉夫德非求之性分之外也而以三綱爲之本起也背母而曾子絕之是損父子之仁殺妻而李克鄙之是虧夫婦之義且輕身以干其位談兵以毒其民不教之以尊周室而導之以吞四鄰孟子所謂引君當道未聞也又豈知君臣之道哉太史公論之曰起以形勢不如德行之於楚刻薄少恩以亡其軀是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也信矣然則在德不在險之說果至當乎予謂上古世尊民淳帝王純

任德教不在乎險信其然也堯舜以來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遷豐遷鎬著於詩山川丘陵示於易城郭溝渠垂於記相宅匹休載於書鄭城虎牢書於春秋然則德固不可緩而險亦不可無也今起曰在德不在險是以險為無用而一切棄之也夫豈儒者之言哉

吳起田文論功

元首股肱相為一體故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此天地之常經也夫何功之有六臣之有功者莫若伊周雖謂之補天浴日旋乾轉坤亦可也然一則不以寵利居成功一則公孫頌虜亦烏几几何嘗與萊朱召公自相論功乎彼非知其有功而不論也以為藉君之爵借君之權以竭吾之力亦臣子之分當為耳何足誇乎嗚呼吾不意吳起田文有何功而相論也今考二子所建立不過富國強兵之術戰國之所謂能臣先王之所謂民賊也尚何論功之有

聖人之官人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聖人但能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已矣然則用人安得不恕耶是故大惡固在所鄙棄而小過亦在所包容禮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又曰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此聖人官人之術也春秋傳曰官人國之急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矣後世知此道者若齊

桓公之於管仲秦穆之於孟明亦庶於此備苟變干城之將也而以二帥棄之何示不廣乎嗚呼此子思以聖人官人之說矯其弊也使衛君知此而能旁招俊又網羅豪傑則地方百里而亦可王矣何至服屬三晉哉

烹阿封即墨

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是故賞善罰惡人主御世之大防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豈能化天下哉然欲知其功罪而誅賞之實有未易言者何也國之安危係於民之休戚也民之休戚本於官之邪正也正人如松栢獨立故多毀邪人如藤蘿附麗故多譽人君以一耳目而欲皂白

之安可不於庶言同而繹之耶自昔庸君以毀譽用人是故便佞左右之臣多得以售其諛故以操莽為臯夔以伊傅為廉來倒言逆說變亂黑白人主不覺而惑其說則寵賂之門愈開而奔競之波愈漲民愈危國愈削矣此三代以下庸君之通患也嗚呼吾不意戰國之世而有齊威王能賞罰之公者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也齊國之亂者不特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也然一烹馬一封馬諸侯震懼將一十年蘇老泉所謂威王從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約而成功此之謂矣吾以是知威王有沉潛之智有果斷之勇信戰國一翹楚也故取威定伯聞於天下豈非烹阿封即墨之功歟

齊威王來朝

按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而朝殷武之詩曰歲事來辟然則以臣朝君亦常事耳而齊威王之朝周何為天下賢之後世美之哉蓋自王室東遷威令不行諸侯不朝故滕子來朝蕭叔朝公仲孫蔑如京師皆見譏於春秋然則春秋之世諸侯已不朝王矣况世降而為戰國列國爭雄天下不知有周而孰肯朝乎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焉此空谷之足音晦冥之日月絕無而僅有者豈不深可嘉哉愚所憾者威王來朝而後反為辱也夫厚往薄來人君待諸侯之禮故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

黼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緹章璽第錯衡玄衮赤舄與夫鉤膺錢錫鞞鞞鞞褱條革金厄皆以其朝而寵異之也于時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安王於此正當以其事吐綸音播告天下誇張而傳耀之所以錫予之者甚優所以委任之者甚渥或賜以五侯九伯得專征伐夾輔王室之命則豈不足以勸諸侯之宗周乎夫何以其來朝而反以非禮辱之然則何以勸天下勤王乎詩曰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其安王之於威王矣

孝公脩政

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激而敗於無所懲秦孝公之脩政其諸楚魏以夷狄擯秦激之歟使當時不以夷狄擯秦

而中國會盟皆得與焉則其志驕其政怠矣安能發憤脩政乎或曰孝公之脩政其商鞅之功也使微鞅孝公亦何能為愚聞之秦之富強乃孝公務本力穡之効然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也秦之滅亡者亦孝公也今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也人主能脩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火也故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然則國家豈不安於磐石壽於尾翼乎秦自用商鞅嚴刑峻法以箝制天下民之欲亡秦久矣禮曰刑肅而欲敵則法無常而民弗歸謂之疵國其孝公之謂矣

吳起強楚

吳起相楚北却晉西伐秦是誠萬里長城之將也然卒為楚人所殺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乎蓋起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利於上必不利於下怨之所聚而禍之所基也豈不足以殺其軀哉書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於祀起之謂矣然則當時之殺起者其得天討之道乎按春秋宣公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謂仁人孝子於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不可遽逐也成公忘父而逐其臣谷梁子以為奔父也况先人之肉未寒而殺父之臣并中王尸曾何異於殺君父哉吾於是見楚臣之不臣而楚王之不子

衛鞅入秦

衛鞅入秦說以帝王之道不從然後進以伯道自當時
言之孰不謂鞅之學博而識高也然以愚觀之解牛之
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鞅果真知帝王之道
而肯變其說乎夫帝王純任德教與霸者之道不啻冰
炭也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言當疾於敬德而緩於用刑也使鞅知之
則將必以道德懇懇為王陳之而豈變其說耶言謂鞅
之志本於彊國恐孝公不能用是以極言其道以要之
耳然于時彗星見西方而鞅入秦則并吞列國塗炭生
民之兆于此決矣或曰鞅之入秦雖不利於列國而實
有益於秦也愚謂帝秦者鞅也而亡秦者亦鞅也蓋鞅
之法斬敵者有賞無功者不屬籍故人勇於公闢而熟

於好戰是雖隨名城殺豪傑銷兵無而揭竿斬木不足
以為亂乎且鞅之法以嚴刑峻威箝制人口故後世呂
不韋懸書之約弗敢議也趙高指鹿之奸弗敢言也一
夫作難而七廟隳謂非鞅之罪乎

衛鞅變法

古者聖人立法順天理公人心為經常可久之制蓋雖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自後世欲速見小之徒出始厭夫
聖人之道迂濶而難用遲緩而難成於是輒以私意損
益而紊亂成規決裂舊法事求可功求成若秦孝公發
憤脩政而下強國之令不幸類是書所謂圖厥政不蠲
烝所不免矣衛鞅變法之謀豈非中其欲而售其計耶
自今觀之力本者復其身事末者重其罰此鞅富國之

法也勇公闖者受爵為私闖者被刑此鞅強兵之法也告奸者賞不告奸者罰此鞅防民之法也十年之間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功利之術隨試輒效如炊而熟如種而獲於是乎變井田之法而畝畝之變封建之法而郡縣之變學校之法而法律之聖人之良法美意蕩廢殆盡吾嘗謂嬴秦并吞之勢已成於此而敗亡之形亦已兆於此矣若鞅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哉或曰夏之法湯起而變之商之法周起而變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然則商君之變法又何議乎噫湯武非變夏商之法也變其壞於桀而亂於紂者之法也鞅豈終不知法之不可變哉出亡之日自悟其法之弊然亦晚矣車裂之禍天其假手於秦人哉

徙木立信

溫公謂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霸者不欺四鄰以愚觀之正不欺之欺也夫信固保國之本然謂之信必至誠不倦之德積於中而表裏如一始終無二則克實有光輝之盛下民服其義鄰國懷其威禮所謂為上易事為下易知而刑不煩者有矣亦何假徙木以為立信之地哉盤庚之謀曰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多方之誥曰爾曷不恍裕曷不夾介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以此下令則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而民心悅服自不容已矣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徙其所好也何嘗為徙木所賞耶夫古之賞者所以旌有功勸

有善也木之徙有何功德可紀而以五十金賞之耶漢文欲營一臺以費百金而止况以五十金賞無益之人乎鞅之心以爲我之賞者必賞罰者必罰使黔首知吾法制之一定而不敢轉移以犯吾令籠絡之術詭詐之謀孰有大於此哉嗚呼鞅徒知以詭計籠絡百姓而不知秦以詭計殺害一身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也夫

齊威王寶賢

天下有寶之寶有不寶之寶惠王寶徑寸之珠此所謂寶珠玉而殃及身者也君子不足道威王寶四臣則自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天下之寶有大於此耶然以愚觀之何不取照萬里照萬世之賢而克宅之由繹之乎或曰戰國之世人才寂寥威王雖欲取照

萬里照萬世之臣而用之然安可得哉愚則曰于時不有孟軻氏亞聖之大才乎足以照萬里照萬世者也考史孟子至梁惠王三十七年也溯而上之會田于郊之時相去僅二十載逮至梁之時惠王以叟呼之則年既老矣諒威王會田之世孟子正四十不動心之時若厚禮以招之推誠以任之則將制恒產立學校以勸相我國家矣豈非天下後世之大寶哉且鄰與齊門庭之一國也玉蘊則山輝魯謂泰山巖巖之大賢而不聞於鄰國耶母亦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所受教耶吾嘗謂晏嬰智矣而不智於仲尼威王明矣而不明於孟軻夫惟有一大賢而不能慈留以守我王則是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齊之所以止於齊歟

四臣照千里

威王四臣曰檀子以備楚冠盼子以備趙漁黔夫以備燕趙種首以備盜賊此四臣照千里也威王其亦知所寶哉然自愚觀之冠至而爲之備不若無冠之爲優害至而爲之防不若無害之爲美故舜干而苗格者禹也祭壘而崇降者文也爲葵丘之會者齊桓也爲蕭魚之會者晉悼也彼其能使楚不敢寇而不能使楚之貢包茅使趙不敢漁而不能使趙之敗城濮能使燕趙之祭門而不能使之祭於庭能使盜賊之革面而不能使之革其心然則四臣者上之不能致君於禹文次之不能輔君於齊晉特一方一郡之才耳備楚者或不能禁趙人之漁河備盜者或不使燕趙之祭門然則一人之才

不能照千里合四臣之才然後能照千里也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耳嗚呼使當時得一大才如孟子者而用之則一臣亦足以照千里矣雖推之照四方可以使建無窮之基廓之照萬世可以立無窮之聞而亦何待於四臣之多耶

明主愛一類一笑

粵自乾坤定而貴賤位故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而已昔傳說告高宗曰惟衣裳在笥孔子謂仲叔曰惟繁纓不可假人是故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豈可官私昵爵惡德哉故有周公之功而不可禘有晉文之功而不可禘有貴皇父之節而不可誅夫禘也禘

也誅也非其位皆不之許豈有他哉甚矣名器不可不慎重也韓昭侯有敝袴侍者曰請賜左右昭侯曰明主愛一類一笑袴以待有功不可許也此何所言暗合傳說仲尼之論哉自愚觀之昭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乃吾道之異端吾民之戕賊也而舉之爲相則其餽廩之豐爵祿之侈大非敝袴可比矣乃獨惜小費而不惜大賞安在其能愛一類一笑哉吾嘗謂昭侯之惜敝袴正項羽之吝刻印王莽之惜吏祿莊宗之愛軍緡也不然則前年何以秦拔宜陽而莫之却也後年何以韓作高門而莫之諫也要之昭侯徒知名器之不可濫而不知人才之孰可充是以所尊非所任而韓之止於韓也夫

孫臏減竈

國不可以無兵而以仁義爲本易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大法豈以尚竒爲美哉春秋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蓋莊公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相鬪起承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吾觀魏之伐韓朝夕且望齊救孫臏顧使韓兵旣破迂延不進至東委國於齊然後出師此正莊公伐取之術也或曰予以春秋之法責臏是矣然春秋文公三年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先儒以爲紀用兵之法也臏之救韓是亦處父之救江乎噫臏之救似救而非救也昔晉文許曹

衛以携其黨猗宛春以釋其怒故春秋曰執曹伯畀宋人其責晉之意深矣臙之救韓不過晉文之故智也亦何取其爲救哉

龐涓死此樹下

君子於勝已之友當親之而不當妬之也禮曰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初龐涓與孫臙同學兵法而臙精於其術涓遂毒而別之豈臙智能料敵不能衛其足耶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友耳然而江上之亡命能鞭楚王篲中棄屍能殺魏相涓之計亦狡矣不知兀坐輜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滅竈示怯斬木出奇者乃刑余之人也或曰臙之斫大木而書之固奇也使涓不來視則將如之何吾謂古之善將者必知敵國將帥之能而屢

試之臙之書樹知龐涓之人必來視也元昊之封鴿知任福之人必來發也蓋試之有素而知之既詳矣此所以爲料敵制勝之名將歟雖然齊之技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以善戰服上刑之法律之臙之見別於涓宜矣

趙良諫商君

商君之法務農業而使國富勇公戰而使兵彊秦之所以并吞六國而稱帝天下謂非商君之力不可也然而當時貴戚憾之百姓怨之卒受車裂之禍何也昔周公位冢宰正方面可謂富貴之極矣然盡篤棊之忠而子孫享有天祿與周相爲存亡商君則不然擁利貪功而不能布上下挾勢作威而不能和人民其及也固宜趙

良之諫商君者亦明白而痛快矣其引百里奚事深足
爲法向使執從其言而改其過庶可以收桑榆乎愚謂
商君棄灰有刑渭水皆赤萬民胥怨深入骨髓况其挾
勢逞兇凌轢公族惠王之讎不可平也公子虔之刑不
可贖也一身雖微天地猶隘安有計功利肆刑名者而
可久生於世哉噫

孟子師子思

荀子曰不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孟子之
學實得之於子思故恒言之序思誠之說皆其師之源
流也故史記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邵以人爲衍
字趙氏亦謂受業於子思焉然嘗以其時攷之自夫子
卒至孟子遊梁時已百四十餘年矣而孟子告公孫丑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是時孟子亦不過五十餘歲而已
况鯉先夫子卒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盖必去孔子五
十載而卒盖孟子始生之時其不得親受業於子思可
見矣故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而朱子以爲子思之徒也
若徒以其言之似而遂疑之則千載而下濂溪發明太
極之旨橫渠訂頑砭愚之論固無異於性善養氣之說
也而亦可謂親授受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

蘇秦說諸侯合從

屏石戴璟著

六國之勢莫利於爲縱莫害於爲橫夫齊荆三晉之人
病於秦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鑄鉞董澤之
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滅野草齊
寇變爲燕氛趙骨化爲魏土其愴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情戚酸屑泣不自禁有能畫奇以杜寇豈不
爲諸侯之悅從乎故蘇秦於此乘其機而合從之說行
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今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
疎以爲親故羣首一出而蘇秦之約不能暮年以壞亦
勢也然則合從之說不可行歟曰所以制秦自有大道

而不在於區區合從之術也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蘇秦計不出此而徒以利啗六國未
幾而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戮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
先困矣至使秦人得以間其權而離其交終於蚕食而
并吞之可不悲哉

蘇秦爲從約長

縱橫之術固君子所不道也然而合從者六國之利也
蘇秦之合從先儒以爲一時良筭固也自愚觀之蘇秦
合從之術不若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爲得其要乎夫秦
與韓魏接壤秦之攻韓魏猶人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
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秦欲過韓越魏而攻人之國

都惟恐燕趙拒之於前韓魏棄之於後則腹背受敵矣
此正秦之所忌也蘇秦相六國謂一國受敵四國來救
之是也豈知天下之勢有緩急有難易哉何者秦兵之
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
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一日之間而待諸侯之救乃在
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奏捷而班師矣而四國尚未及
知此莊子決西江之水以救枯魚之肆也不亦晚耶故
嘗合六國之師裹糧執戟仰關而攻秦矣秦陽示欲戰
以老其師陰縱反間以離其將而六國之軍不攻自破
不戰自却矣於是乎付之無可奈何而驅今之韓魏以
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
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天下徧受其禍矣

故吾以爲蘇秦爲從約長必使四國各更其國之一軍
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於韓魏而佐其勢凡六國之精兵
號將輻輳於韓魏之郊知者謀勇者攻如常山蛇勢首
尾自救則雖秦之暴安能輕出函谷過韓魏一寸以向
中原哉惜乎六國之君如醉如夢忘其所可讎戰其所
可親

蘇秦說齊爲燕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縱者難爲
力然縱成則諸侯利而秦病不猶愈於橫成則秦帝而
諸侯虜者耶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燕趙其心於
所難爲之事數年歛血汨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秦爲
從約長而敗信背盟則自秦始也又何怪其謀之不用

策之不効耶蓋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秦若
能追念約從則雖曰諸侯異心如連雞不可俱棲也於
此昭示王法而數齊魏之罪播告四鄰糾義兵以伐之
必使指臂相隨唇齒相附而凡反間之豎一入其國與
四鄰共誅之則以六國而制一秦亦無難者然則召陵
之師城濮之役豈不於蘇秦見之乎夫何以惡齊之敗
盟而使燕報齊導以高宮室大苑囿之事以類於亡此
其設心積慮險於陷穽毒於鴆梟已不可以人理論矣
嗚呼以富貴驕妻嫂以滙慾通夫人此其人先王之所
誅也而何可仁義責之哉

張儀相魏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謂宋不能討之於內楚不能戮之於境以是而獎亂
爲失刑也魏之相張儀其楚之縱釋華玄者乎夫張儀
魏人也則魏乃父母之鄉而乃爲秦客卿深可憾矣况
前年以伐魏取蒲陽矣往年又伐魏取陝矣是可忍也
終身不入魏猶爲有耻焉耳今免相于秦而來奔於我
此送死而來也子由謂縱橫之士大抵反覆而污賤無
耻莫如張儀是也爲魏主者直當聲謀害宗國之罪而
肆之市朝以雪祖宗之耻豈不爲義舉乎詩曰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張儀之不信甚矣且夫疎不可踰戚遠
不可間近况宰相之位尤不可不得人以魏國之大豈
無人才可充以區區一張儀相之豈不起外鄰之輕侮
乎蓋儀朝爲秦客暮爲魏相爲魏國之臣者獨無愧赧
乎夫其相於魏則亦已矣逮求成於秦而復相秦既相
秦則亦已矣而復相魏三相秦豈有奇策佐人主於三
代之隆不過勸魏主割地於秦耳夫割地於秦猶之抱
薪救火薪不盡人不滅也况秦虎狼也豈有厭心而魏
主乃甘心焉由今觀之張儀免相於秦非果免也蓋如
蘇秦僞得罪於燕而奔齊此其譎詐之計正欲納魏主
於陷穽之中以爲秦謀耳論至於是而知張儀之窮姦
巨猾有不可人理論者獨惜魏人之愚而爲儀所籠絡
耳

孟嘗君養士

古者學校以養士蓋必有敬教任恤孝弟耨睦之實而
養之學校以造就之俟其學既成而任之以職蓋將臣

救其闕以經緯斯世豈徒爲立私黨張虛譽耶吾觀孟嘗君之養士六有可怪者夫人寸之難久矣以大夫而養三千人奉邑不足以給亦已矣乃聽馮驩之謀誘秦遣使車千乘金百鎰尋令齊復其位與之故邑以爲養士之資此苟悅所謂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也不亦可耻耶然則文之養士亦可謂厚矣宜文之行事鮮有過舉也今考之於史大有可憾者初文襲田嬰之爵齊其宗國也文籍魏兵以伐齊何忍歟秦與齊世爲仇敵出而相秦豈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耶逮自秦迹歸則又爲鷄鳴犬盜之策去而得脫此豈臨難毋苟免耶使楚而受象牀此豈見得思義耶且以諸侯伐秦而河渭絕一日正可以有爲之機也乃聽蘇氏之計來楚東國

而罷兵講和此豈安社稷以爲悅耶且君子能齊家而後能治國也肉未及寒諸子爭立而齊共滅之此豈教子義方毋納于邪者耶凡此數者立身之大節而田文皆可有議焉得非三千之士皆以田文之飾非拒諫而不納耶愚嘗思之田文書門版招直言公孫戊之諫則從之馮權之說則又從之是文果有好賢之心也文有好賢之心而所以輔弼者如此所以維持者如此則所養食客毋亦出亡之罪人乎毋亦尋常之愚夫乎此屈原所謂黃鐘毀棄瓦缶雷鳴燕雀來巢腥臊並御者也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用之士文真奸人之雄哉或曰文之時兵火陵夷人物寥落故不能收桃李之功歟愚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齊國之大豈無光明正大之

臣可作棟梁榱桷之用乎特以文之招集無賴滿門皆
雞狗之餘故賢者高尚者耻與其列而金玉遐心耳大
抵有武王爲之君則牧野三千皆同德之良佐有周公
爲之相則白屋七十皆有才之全材詩曰鳳凰鳴梧青
蠅止棘類聚群分理之常也以田文爲人大節如此而
欲網羅天下士天下士安肯來哉

燕昭王禮賢

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然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
艱捐親戚棄墳墓棲身寄旅之鄉托跡倉皇之境皆思
以功名自奮也故用之則爲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爲敵
之鷹犬是故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人主豈可棄人才以資敵國哉然必以意氣招徠必以

真誠感動必盡脫邊幅必盡去智數必師之而不但友
必敬之而不但愛然後市駿骨而良馬至拊怒蛙而猛
士來孰不填然躍附奮然響應耶昭王以齊破燕殺噲
而懷不共戴天之讎此其心欲得賢士意甚懇惻也記
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昭王之思可謂深
長以思矣故因郭隗之言而改宮師事之隗固非賢者
也然蠻夷不庭擢校爲將古之制也其將以隗爲釣餌
而網羅賢士也將以隗爲旗鼓而號召賢士也以故樂
毅劇辛之徒皆來趣燕以講復仇之策以畫雪耻之計
豈非昭王以誠禮賢中來哉使徒以禮視賢士而非出
於誠心則禮於此或不禮於彼吁嗟乎不承權輿徒使
鄧禹笑人寂寂也又何以招致賢士而能成恢復之大

功耶詩曰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
昭王之謂矣或曰樂毅其賢士歟愚以為毅之用矣有
古良將風烈但觀其遷寶器毀宗廟則特功名之士耳
致士先從隗始

荀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郭隗不薦其人
而薦其身豈中臣以身事君者歟愚謂隗之薦其身正
以薦其人也隗之言曰王欲致士必先隗始况賢於隗
者豈遠千里哉此可見隗之心矣厥後昭王築宮事以
師禮果致樂毅以成偉功非自師事郭隗為之始耶然
吾以為天下之士有三志富貴者不足論也功名之士
可以不召而來道德之士則守季文婉變之節而已寧
能銜玉以求售哉于時有一孟軻王佐之才彼豈肯聞

風趨燕耶郭隗於此若能勸君卑禮厚幣以招孟氏則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豈但下齊七十餘城哉吾固謂
士之爭趨燕者非士也非游談之說客則有罪之亡命耳
能如樂毅者不亦絕無僅有耶而毅亦有可議者吾固
謂士之趨燕者非士也

秦楚會盟於武關

按春秋宣公十年書季孫行父如齊又書公孫歸父如
齊蓋以宣公君臣不能以禮為國而謂妄悅處人可以
免於討也春秋不貴盟誓自書儀父盟宿皆惡其反覆
而書盟者詳矣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
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
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敗壞諸侯放恣無

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至戰國之世而強凌弱衆暴寡
爲尤甚矣夫秦楚天下之國莫強焉秦無道吞并列國
楚不助六國攻秦而與之會盟何耶且前年取襄城者
誰歟今年取八城者又誰歟此正吾之仇敵而可與之
會盟乎夫古者東脩之間不出境秦必欲與楚盟絕之
可也不然使大夫攝卿以徃可也且既會於齧桑矣不
會於菑棘矣口血未乾而起視四境秦兵又來矣此會
盟不足恃雖三尺童子猶知之今又會於武關不亦可
羞之甚耶原懷王所以至此者蓋其一貪商於之地輕
絕鄰好秦齊韓魏思其反覆交伐其國楚之削弱未有
甚於斯時也既而秦執留之走趙不納卒死於秦荀卿
子曰楚以六千里地爲仇人役豈非徇私忘義之弊一
至於此哉然則秦無罪歟曰商鞅以誘執魏將老雉
以誘執懷王此秦之惡又不待貶絕自見矣故嘗合
而論之楚子誘執蔡侯故其孫懷王爲秦人所執秦
人誘執懷王故其孫二世爲楚所亡夫天道好還雖數
世之下報復甚明人主觀此其母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而後可

孟嘗君脫歸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
莒謂之奔者賤之也莊公十七年書鄭詹自秦逃來殺
梁子曰逃者匹夫之事以宰相而逃可賤甚矣孟嘗君
爲齊相當戮力王室死生以之可也安可以一身事二
姓哉且秦請之於齊直當勸君勿從而以義力辭之則

偉矣今乃舍齊而歸秦夫以羈亡之旅而一旦驟居相
位正如無故而得明月之珠有道者之所深憂也文計
不出此而為相於秦是自取滅亡之道也故荀卿評之
曰齊之孟嘗可謂篡臣是矣夫士君子可生可殺而不
可為匹夫之迹今效公孫鄭詹之尤而以雞鳴犬盜之
策幸脫虎口則田文即雞狗之類耳

楚懷王薨於秦

禮君父之難不共戴天楚懷王為秦所劫留之數年此
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楚懷王橫於此直
當如夫差之呼庭昭王之築宮勉勵奮發義不面存必
期西向死敵復父之仇而後已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之間而秦人聞之亦將心喪膽落而函谷之駕猶有還

期未可知也今乃忍耻蒙垢迎婦于秦首尾四年之間
畧不聞拯君父之急此與魯莊公之忘親釋怨何異乎
楚人至是無以立人道矣夫秦人執其父而昏其子以
為子必不與報復之師故益加橫逆至此極耳然則楚
王橫之罪可勝誅哉或曰是時楚方削弱秦益富強若
以兵攻函谷正猶以群羊攻猛虎是益覆其宗祀也豈
得為孝哉以愚言之春秋書乾時之戰先儒以為雖敗
亦榮謂與仇戰也故深美之借使楚必欲復仇而衆寡
不敵遂至夷滅則忠肝義膽天地鑒之萬世之下猶凜
凜有生氣矣孰不以賢君祭之哉惜楚王不足以語此

樂毅破齊

樂毅相燕接諸侯以伐強齊指揮呼吸之間席卷長驅

所向披靡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誠可謂戰國之良將矣然而未聞道也夫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樂毅之伐齊正孟子所謂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夫豈弔民伐罪之師哉且周室雖衰而猶爲天下共主也湣王欲并周爲天子此罪所當誅毅若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其罪而誅之京師謀於齊衆置君而去則桓文之功也今破齊而遂滅其城是以暴伐暴而豈興滅繼絕之義乎或曰樂毅之破齊能下七十城於一月不能復莒即墨於五年此夏侯玄謂其利以成王業蘇東坡謂小用王道之弊也嗚呼王道如毅粟布帛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而謂王道不可小用可乎毅之破燕而莒即墨不下

正坐不能行王道之故也况田單亦有謀之將以智聞智以勇角勇正相敵一而不相下也故晉謂樂毅拒田單於即墨廉頗拒王齮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於祁山陸遜拒羊祜於襄陽皆鷓蚌相持而不能相下也豈能決雌雄乎或曰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則田單雖有爲將如燕將之守聊不亦愈又愈困乎愚曰不然申包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况以二城之衆乎夫燕之破齊以毅乘齊人之怒而破之如拉朽耳既而湣王已誅矣人心憤已解矣齊人睹黍離之變而顧旣之思反萌諸侯擊亡社之危而寒齒之懼頓發且以燕并齊封疆之廣土地之富正四鄰之所忌也若以單將之而行反間之策兼以齊民之

死戰加以諸侯之來援則安知毅遂能抗衡而無後患哉

藺相如何如人

司馬貞贊藺相如曰清風凜凜壯氣熊熊蓋其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庶類故子由謂其處劇秦進退之源頗類學道者非戰國之士也自愚觀之相如亦不脫戰國之氣味也考史相如乃趙之宦者令繆賢舍人方懷璧使秦乃繆賢所薦也則是托迹於閹宦之門以爲仕途之捷徑夫豈有大臣風節哉昔魏相漢名臣也由許史以進先儒於其卒不具其官出處吾儒立身大節也相如乖繆若此豈狃於戰國徼功射利之習而不自覺耶此在先儒未有辨其非者故爲之論

云

藺相如全璧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必及身此相如之全璧歸趙楊龜山謂其失以小事大之禮也然自愚觀之相如之所以知者正在於此夫君子比德於玉焉無故玉不去身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玉以召諸侯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向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珮玉用其樂也初國王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至於祀地以兩圭祀天以四圭禮地以黃琮禮天以蒼璧皆必於玉焉是以領五瑞脩五王者舜也以楊州貢璚琨以雍州貢球琳禹也舟

以玉及璠璣者公劉也分寶玉於異姓者武王也陳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在東序者康王也盜竊寶玉大弓見書於春秋者仲尼也古聖人之重玉其詳如此爲子孫者容可不世守之乎昔晉鄭之爲國大小甚不敵也韓宣子求玉環於子產既而買諸賈人矣子產以義拒之卒不敢取子產豈爲區區一玉環哉祖宗所傳之物而一旦爲他人得之不亦子孫之耻耶若子產可謂有見矣和氏璧誠趙之所謂至寶者秦以強暴欲結取之而藺相如以孤單之使抗臂秦庭卒能全璧而歸若相如者其誠子產之見乎豈爲區區一玉哉或者以爲左傳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數年趙有覆軍陷城之禍正以璧爲之祟也且相如能全璧於一時而易世之後李斯刻篆文爲傳國璽何相如之弗能禁乎愚謂當時事秦恭謹者莫如魏如韓然而今日割一城明日割數郡無一歲不受秦師虎狼非可馴之物也縱趙以璧與之其無覆軍陷城之禍乎逮夫始皇立而此璧終爲秦璽相如則已沒其亦付之莫可柰何矣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相如請秦王擊缶

善觀國家者不論其國之小大而規其人物之強弱國雖小有則強國雖大無人則弱方秦趙會於澠池秦王欲鼓瑟趙王鼓之蓋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有調和之義而欲趙之求和於秦也其計亦狡矣相如知之故請秦王擊缶夫其所以擊缶者何也易曰

有孚盈缶又曰貳用缶言以誠心爲之也相如欲秦王
守至誠不倦之心以和於趙故請擊缶將以扣其心術
之何如也既而秦王不肯則其恃強凌弱背約負信之
念不胚胎於此耶故相如以爲請以血濺大王蓋以厲
辭折之也觀相如之屈廉頗則相如非勇而無禮者相
如亦料秦之必不我害也而敢爲此言耳觀其盛爲備
而秦不敢加兵別處之必有其道矣或曰智者慮義者
行仁者守然後可會三者一闕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
陷危事非得計也意相如雖不能備三者以往會然雄
傑俊偉亦足壯哉然則如之所謂頸血濺大王其言是
歟曰似是而實非也夫惟道義可以服人上也若仲尼
之責齊侯次之若樊噲之折項羽其詞嚴義正自足以
消人桀驁之氣矣曹沫之盟荆軻之智何足言乎而乃
曰頸血濺大王嗚呼此相如不學而不覺其言之傷於
勇也

相如屈廉頗

人之常情剛壯之士每失於驕矜柔巽之人多至於謙
抑此其情然也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可謂壯矣
廉頗趙邦一將軍耳豈若秦王哉而相如以頗欲辱已
遂下車避之自常情觀者則曰相如之畏懦如此其至
也而不知相如老成謀國之慮遠矣何也一行人猶足
以召二軍暴骨之禍一黔首猶足以抗六國叩關之師
况俱爲長城俱爲鎖鑰之寄者乎是故將和則楚以破
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將不和則吳已平矣不無動

勞聖慮之憂而况最爾趙國金甌尚缺鐵壁尚隳銅駝
尚爾荆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故和則為救首救尾
之蛇不和則為跋前疐後之狼此理也勢也然則相如
能勇以待秦怯以待頗其真有忠臣之風哉然愚以為
頗之至門謝罪亦可謂能改過矣使相如而遇李林甫
盧杞則雖屈已以下之彼亦安能自覺其謬而屈於我
哉易曰乘其痛弗克攻吉其頗之謂矣

田單拒燕

按莒即墨特丸泥黑子之地耳樂毅能下七十餘城而
獨於二城不能下盖猶已棄之聊攝無援之孤注深可
危也何意田單能成拒燕之功哉嗚呼是固然矣孰知
齊威王培植之力乎盖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

以相死有相裕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孟子曰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吾意
自威王封即墨而後之為大夫者皆感動興起而求為
循吏以撫鎮百姓之戴齊盖亦舊矣故以全燕之兵力
不能服即墨之人心有自來矣哉或曰樂毅用兵孫吳
以後一人也向微田單拒之其能國乎愚謂田單亦混
然一布衣耳向微齊人有死守之志而共立田單以拒
燕雖百田單亦何能為吾知燕師未來而望風降附已
久矣故嘗謂繭絲之密保障之疎也囊橐之重根本之
輕也國家奚望焉生民奚賴焉有國家者其必擢用循
吏以得人心為本

燕以騎劫代樂毅

按春秋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師衆並書于策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重將帥之選也蓋元帥三軍之司令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燕處去中原特遠苟不隨三晉齊楚較利爭名而脩召公之政有可興王之理也况于時樂毅有將帥之大才使燕舉因而聽之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雖六國亦可混而一矣况區區莒即墨之地哉今乃以齊人反間而以騎劫代焉以騎劫代樂毅正猶以樂乘代廉頗李信代王翦也非惟無功而有害矣他日火牛之策一行而燕地復爲齊所得其誰咎耶此所謂主不擇將以國予敵也

田單火牛

火攻之法三代以前未聞也其始於魯桓公之焚咸丘歟按孫子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未聞以火其牛以攻敵也火牛以攻敵其諸田單應變之奇策歟吾謂燕若用樂毅雖火牛亦何能爲王莽昆陽之役虎豹軍象反而自攻遇劉秀爲之將也王則用牛爲陣文彥博以長鎗中其鼻竟以取敗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燕之所以不用樂毅者以單能用反間之術也若單者其誠烈丈夫也哉

魯仲連論田單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兵以氣爲主有是氣則爲鷹爲

犬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為狐為兔為立仗
馬為轅下駒氣平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
之者則在乎將也是故為將而能厲氣為士卒倡則以
少覆衆以弱取強不難矣否則將惰而卒驕其何以成
功哉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
曰一人投命足拒千夫此之謂也吾觀田單之攻狄深
為可驗者為魯連子論之切中事情蓋自其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觀之也嗚呼魯連子不惟知言抑亦知兵乎
後之為帥者當鼓義氣以倡士卒而勿自棄其師也哉

遠交近攻

戰國之世七雄並爭互相勝負于時雖秦甚強暴然以
一國攻六國其勢分則其敵多其敵多則其民病矣雖

欲并吞天下亦甚難者夫惟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一行
而韓魏日受其兵矣韓魏日受其兵而齊楚燕趙弗之
救韓其能不入地於秦乎夫秦之所以二十年不加兵
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豈其情哉正以孤韓魏之黨
離韓魏之交耳其心未嘗一日忘齊楚也夫何四國之
君不以秦為仇而反弓相射與仇連和其能不滅亡乎
嗚呼昔先王封建侯國以藩屏王室期傳之萬世子孫
與國休戚而范雎乃唱此策以廢人之宗社在秦國謂
之功臣而六國則謂之民賊也夫秦得一范雎尚能成
併吞之勢以六國之大豈無人才可任事者而皆不能
展驥足然則范雎豈能滅六國哉乃六國自取之耳

毛遂自薦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於是潛乾之龍而不逐屯之鹿脫畜之輶而不出節之庭必待王明汲井虎視眈眈然後際會風雲依光日月此聖賢居身之所珍也世衰道微士風瀾倒握髮吐哺之風少而遊關入壁之類多若毛遂之自薦亦其一也其於聖賢出處之道何如哉或曰遂之自薦雖非聖賢之道然定楚從者遂也使黃歇來救趙者遂也遂亦有功於趙矣嗚呼與其屈身而徼一時之功業孰若守已而立萬世之名節耶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愚亦曰遂亦碌碌人也使其道德充於身則將守高尚之節如鳳凰翔千仞肯屑爲平原客耶且遂所以自薦於上者特有定楚師於楚耶

毛遂定從

一事耳果神謨睿筭折衝俎豆決勝千里之外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乎使其才畧不世出真能致主王道而顧自薦之君子亦鄙之曰枉尺而直尋亦大不可也而况以蘇張口舌之緒餘輒自嘵嘵然表暴於人僅能乞師於楚耶

毛遂不齒於十九人之列又矣一旦脫穎而出定從於楚以紓趙剝床之急自當時觀之則曰遂之成功其友激之也可謂有用之才矣以愚觀之毛遂在平原君門下積有年矣上黨之降嫁禍於趙也趙括之將棄師於秦也遂有心三室局不進苦口之藥以制治於未亂之先乎至於全軍覆沒宗社震撼乃申一喙乞師於楚以

幸萬一之勝不亦晚耶夫利害昭然而遂不能知是不智也或知之矣而坐視緘默以養亂是不仁也其主輕之其友薄之而不云是不勇也乃妄自誇張沽美名以揜宿過將誰欺乎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孝公脩政開拓疆土蚕食列國其後雖合從攻秦若崩厥角有割地於秦者有質子於秦者有來朝於秦者破竹之勢以振駭駭然有併吞之基矣

新垣衍請尊秦爲帝固亦畏秦之暴而知勢有不可止者魯仲連一布衣耳獨不肯帝秦且曰吾寧蹈東海而死堂堂正義照人顏色伯夷耻食周粟豈能專美於前哉然愚特惜其知秦人不可帝而不知周室所當尊意使仲連明春秋之義則必以苗父之會葵立之盟啓告當時激發勤王之義豈至并於秦乎

孝公脩政

我聞曰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以垂憲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孝公之脩政固非矣而又齊之以刑豈不爲愈非哉且秦氏僻自西戎不齒於中國久矣孝公果發憤脩政曷不以道德齊禮爲先務而乃區區任一商鞅以鞭笞天下哉於時玄越肆於朝市楮服飄於路衢以此爲脩政亦過矣是故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刑名

之害流及後世卒以此滅家國然則孝公非脩政也乃脩刑也當時以爲定霸而後世以爲基禍也

仲連天下士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天下士也仲連辭平原之千金而終身不復見拒田單之爵祿而逃隱不相接蘇子由所謂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折難解論如决潰隄可謂得其情矣然則仲連之正氣奇節即詩之皎皎白駒易之羽可居儀者可不謂戰國以來一人乎然求其所謂居廣居以下恐仲連亦有濶畧也子順之言曰可以爲次者其仲連乎則連雖不得爲天

下士亦可爲一國士矣或曰子以何事而知仲連不得爲天下士乎愚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光於日月垂於宇宙謂之天下士無愧也

仲連進不能立桓文之功退不能施孔孟之教然則謂之一國士也固宜矣太史公謂其指意不合太義蓋有見於此云

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春秋凡書救未嘗不善者也春申君將兵救趙亦與之乎曰似之而實不然也夫楚之加兵於趙也舉鄢郢燒夷陵屢之先人正不共戴天不同境之大仇也今楚之上黨晉禍郢鄢告急爲楚計者正當念祖宗之耻奮討賊之義出兵救趙如拯溺救焚則一舉而兩得矣夫何

遷延不救必待平原之乞師毛遂之定從然後使春申君將兵救趙則於報讎之義既懈而不力救鄰之道又緩而不先吾是知春申之客惡得無罪耶嗚呼春申以已子盜爲王後乃穿窬之賊也彼安能知之哉他日拒朱英而見殺於李園宜矣

公子竊符救趙

兵者國之大事故君以分閫而任將將以發符而出軍信陵君欲以兵救趙師出固有名矣然晉鄙以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竊符而襲殺之得非叔向所謂殺人而不忌者乎愚曰戰國六雄有唇齒之義也秦無道欲并而有之爲鄰國者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耶若權有所不得爲勢有所不容止則權以濟事是亦君子之所

與也按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若王人子突救衛晉陽處父救江是也其尤所可稱者救趙之後兄弟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其後秦兵攻魏亡在旦夕能歸而合諸侯破秦闔斯亦難矣蓋公子之白發於侯生之奇而全於毛薛之正也所可憾者縱酒色以殞其身其亦不知命也夫

魯仲連辭爵

天生萬民而厚於聖賢固將以大而有爲之任托之也故在江湖則憂其君處廟堂則憂其民若天下大亂君臣皆惡固隱身不出矣若事勢猶有可爲必出而展經綸戲禍亂豈忍生民塗炭而弗爲之所乎書曰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無替刑四夕其世享此周公所以

能作周乎先也公羊子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定于
一也魯仲連以書射聊城致地歸齊而田單請爵之仲
連力辭遂逃之海上先儒謂甘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
長嘯於山林其視擔簦而往址筮而遊俛首帖尾碌碌
人下者誠不啻大氣也然自用心觀之天下焉當援之以
道辭爵可也逃遁海上而付亂於不知不幾於忘世
乎且于持齊有田單崛起兼以齊地富強不受秦兵者
四十年正可蓄威養銳取威定霸之日也仲連局不出
爲生民計旋乾轉坤以拯天下之塗炭于楊子雲論之
曰仲連傷而不割宋咸以爲倨慢於爵祿而不能整齊
於官事也噫盡之矣

本斯諫逐客

蘇子曰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也三代以上出於學
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
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夫謂三代之士皆智勇
辨力之徒則不可然謂戰國至秦客以四者名天下則
有之矣若四公子呂不韋所養之徒未必無傑然可觀
者也而乃下逐客之令若非李斯之諫止其何以成兼
井之功赫然正南面哉愚謂成兼井之功赫然正南面
者固客之功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
笑亦客之罪也于時四皓伏生鴻飛宜宜客之中獨一
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何也人才國之根乃爲坑焚之
計儲貳國之本乃爲沙丘之謀是固斯之經畫也而未
必非客爲之幕賓爲之智囊也然則秦之客盡庸瑣陋

劣之徒耳豈不盡可逐哉嗚呼若李斯別淑慝慎名器
其也賢則任官其也能則位事而庸瑣陋劣之徒屏退
方棄散地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奚必逐之乎故秦之
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而不加察亦非也

荆軻刺秦王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何貶滕子也
滕子介齊宋之間不能尊事大國見執宜矣荆卿刺秦
王或以爲荆軻不刺秦燕其不忘乎故以軻爲得計以
愚觀之荆軻直刺客耳其罪尤甚於嬰齊也使孔子作
春秋其將以盜殺衛侯之兄繫者責之乎夫燕居朔方
去中原特遠天下精兵健馬胥此焉出軻若受太子丹
之厚遇當勸以脩德舉政尊事大國養晦俟時以爲恢

復計如鞠武所謂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而後
可圖也舍此不務而欲以匕首致怨獻田開圖以刺秦
王鄙哉且秦王或可刺也天下其無秦王乎于時白虹
貫日天之戒昭矣而怒曰辭燕都何爲也哉揚子雲論
之曰軻奉於期之首燕督凡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
之孽也又曰若荆軻者君子盜諸斯言得其實也愚謂
荆軻日與狗屠及善擊筑者飲燕市卅以後宮女色恣
荆軻而軻亦肆受之則其人之淫汙苟賤可知矣夫奚
足齒柳子曰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嗚呼誠可謂愚
矣

呂不韋入秦

真西山曰呂不韋非特大賈以六盜也蓋方其見子楚

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美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謂子楚之請姬也不常佯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常不出他姬以與子楚而以有娠者與之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乃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特子楚不能察雖後之脩史亦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二年而薨豈偶然耶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常之智巧能使子楚外人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使速二君之死而輒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不二十年而子得國故先儒謂文武之周未滅而相翳之秦先亡矣夫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弗克而不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而有之此與昔人滅郟苗歆滅楚彼此一轍楊子雲直謂不常穿窬之盜其公論矣然秦之所以先周而亡者蓋自石門之戰至于赧亡之歲斬首之數不下百四十餘萬此神人所憤天理之所誅也故生不常以亡其國歟

齊受間金

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然用間有五有因間因其鄉人而導之也有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也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有死間爲

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有生間擇人使
之間敵而往來無所害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門者舍人之姓名然
鄉間內間死間生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不可不厚
也秦之所以能滅六國大抵於反間居多焉如用趙括
殺李牧皆反間也秦以反間而并五國則齊爲之繼矣
使當時君臣知秦以反間得計而嚴關塞之防禁姦宄
之入于以脩政明刑於內合從締交於外則秦雖行萬
金以間於齊計無所施矣豈有松耶栢耶之歌乎先儒
謂六國之滅惟齊最愚是矣

王翦將六十萬以伐楚

王翦之伐楚用六十萬人蓋空國而爲兵矣翦之才蓋

多多益善者也然翦之滅楚特幸焉耳夫當時五國每
歲受秦兵固皆罷勞也惟齊四十年不與秦接兵休息
已久也生聚必多也方王翦伐楚之時若齊使偏將提
父安之軍伐空虛之國則秦王亦可虜也先儒謂拙於
取楚不其然乎然則爲萬全計當如之何曰曹操以六
十萬衆敗於赤壁符堅以八十萬衆敗於淮淝然兵多
反有害也惟爲前後迭出之計則彼不能支而制勝常
在我矣

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

五德之運六經所不道也其昉於鄒衍歟夫帝王之有
天下惟得人心而已人心既得天命自歸豈以五行運
於此哉然萬物不能離於五行五運之說朱子以爲亦

有理也但以爲五行相勝可乎果如其言則舜有勝堯之心禹有勝舜之心也豈知舜禹者耶且湯之伐夏武之伐商皆出於不得已者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二聖有心於放伐也而可乎然則衍之說當如何曰劉向亦嘗論之矣以爲五行相生者向之說也觀伏羲尚木神農尚火軒轅尚土少昊尚金高辛尚水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亦莫不然其說是也然則秦用水德其說何如曰秦以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其後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皆衍之說爲之也此班固謂紫色蛙聲餘分閭位者是也豈足以繼周哉然則秦非正統歟曰始皇三十六年混一天下謂之非統不可也但以大無道而繼周後乃統而不正者也然則秦之所謂水德王乃秦人自謂之水耳則之成周之後可乎故萬世公論必歸之漢之火唐之火宋之火彼三國兩晉十六國五代雖莫不各有稱謂然亦龜秦水德之類也亦安置之類舌哉

李斯議立郡縣

世之論者以爲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是不然魏之承漢也猶晉之承魏也封建相仍而二姓凌夷不聞延祚然則何係於諸侯哉三代之所以長久由其仁不獨以封建蓋封建固美制也然必有尾大不掉之患非爭之端而亂之始乎郡縣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此公天下之大者也試觀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而使之繼世乎

使世世皆伯禽康叔則何不可繼世之有而天下不多賢子弟也於是驕侈不臣跋扈無上之事作矣朝廷欲貶其爵削其地則以大權在手遂締盟從約連兵鼓扇而與朝廷角於是乎強凌弱大吞小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亡矣春秋戰國之事可鑒也豈三代之制然哉其初也諸侯以千數故治其末也諸侯或連城數十故亂勢必有然者矣李斯請立郡縣蓋亦有見於此豈可以人廢言哉然則李斯之言是歟曰似之而實非也自愚言之尊封同姓以親親立郡縣以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也蓋吾之宗室皆吾祖宗之子孫也故必分王子弟無過百雉之城與郡縣錯雜而居若舜之封象使吏治國而納其貢稅焉若天下有變權足以

保障方面勢足以藩屏王室而一舉一擲不失其道則外可以威郡縣之姦內可以備朝廷之變使秦知此則胡亥雖誅而秦之宗室猶有繼立者矣豈暇立六國後乎今李斯使王室子弟與編氓無異而專委其權於郡縣郡縣是矣然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守宰無具故一夫唱亂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使郡縣勢足以自治分足以自衛則群盜豈足憂乎後世矯秦之弊者如漢則使諸王之權太重而封建之制亡唐則使藩鎮之權太重而郡縣之制亡皆非計之善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放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亦順也吾以爲後世如有王者必親親必尊賢封建郡縣並行迭舉委之以權繩之以法限之以制

糾之以入亦足以致治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張良祖擊始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忍可就大事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張良以一布衣而祖擊始皇當此之際子房之不死亦不容髮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子房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為荆軻聶政之計何哉夫荆軻刺秦王聶政殺韓相先儒直謂之盜何張良蓋世之才而出此下策也蓋重義之人一飯必報良五世相韓則韓其父母之邦也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今為始皇所滅自觀忝離之變不可共戴天也故為此舉以伸大義於天下一念精誠仰貫日月豈非曠古一人哉或曰秦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此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

也良欲以一力士斃之此圯上老人所深惜乎噫此程子所謂報君仇之急不暇為謀胡致堂謂欲斃呂政於一椎不遑餘恤者然而大索弗獲則其計亦深其謀亦詭矣李太白詩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其盡矣意者良必陰結始皇之左右及宿衛之士故力士得以中副車而復為之掩覆弗獲歟不然偶語者棄市秦之法嚴刻可謂甚矣而力士何得以遽入副車哉揚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蓋亦有見於此也

扶蘇北監蒙恬

太子朝夕視君膳宜在王左右者也扶蘇以太子而出監蒙恬軍豈非以諫坑儒而黜之耶夫扶蘇賢明者也

使嗣秦正統則秦祚豈至再傳而失之哉其甚哉秦之無道極矣天醜其惡而欲絕之故使之監蒙恬軍使秦不坑儒則扶蘇必不諫扶蘇不諫則必不出監蒙恬軍豈至有沙丘之變而使胡亥襲位哉是故秦之亡以黜扶蘇也扶蘇之出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人膏肓之疾端在於此矣然則扶蘇其昏明者歟曰似之而亦未也夫太子之職在視君膳而國政之得失不暇顧也蓋以遠嫌疑避禍變而養晦待時也秦之坑儒固大惡也然始皇之悍虐剛愎夫豈一言可回哉與其抗疏夫一旦之命曷若杜口存萬乘之身吾身存則宮車晏駕奮憑河之勇以傾否為太固不難也今乃諫而不納幾至廢黜則豈有明哲保身之智者哉意者天欲絕秦故奪扶蘇之

鯁而批逆鱗犯忌諱歟嗚呼可畏哉

張耳勸陳勝立六國

陳勝繩樞甕牖之子賤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特以天下洶洶海內之主掃鹿爭捷瞻鳥爰止勝於是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然君子不謂叛者秦無道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陳勝起兵伐之鬼恠是憑鳴鶴自許雖其人至微然為天下誅殘賊無不可也所可恨者勝起兵之初即當遣人立六國後張耳所勸者誠是也勝若能從之則吾之黨多秦之敵衆於是誅暴秦朝諸侯亦可為矣柰之何自立為王而六國之後不之立也然韓廣自王於燕田儋自王於齊武臣自王於趙景駒自王於

楚勝亦安能禁之哉卒之與我為讎而為莊賈所弑蓋不從張耳之說以至於此耳或曰陳勝使立六國後帝業其能成乎曰不然也夫帝王自有真必恢廓大度者為之勝起事未久每以詭譎誅畧地勲臣方其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防又任胡武無不可也奈何以夥願見殺腹心不與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勝之局量窄隘如此亦何能為然則張耳何如人乎曰武臣之立張耳激之也誣賈之弑張耳成之也然使勝不以詭譎誅功臣則張耳必不去楚而圖王不成亦足以霸哉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

范增事項梁勸立懷王孫為楚王度幾與滅繼絕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惜其守義不終耳愚謂懷王有帝王之畧也觀其入關遣沛公摧宋義為冠軍誠賢君也項羽無故弑之江中此以臣弑君負天下之大惡矣而可乎方弑義帝之時豈亦增之謀歟夫謀立之而又謀弑之曷若勿立之為愈哉增之意以義帝項氏立之而項氏弑之可也殊不知未立義帝之初義帝一江南牧豎耳既立為帝君臣之名分已定矣而可弑之耶

懷王遣沛公入關

秦都關中關中王業根本之地也懷王不遣項羽入關而遣沛公豈非以沛公寬厚不殺哉未幾沛公入關而約去三章除秦苛法秦民仰之如父母矣以故雖為項羽所阻撓而秦民思漢之心如饑如渴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矣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然則漢之王業不

成於即位之時而成於入關之始羽之王業不敗於垓下之地而敗於弗遣之時此蓋天意爲之主持也觀天命者觀之人心而已

項羽斬宋義

天下不可一日無名分也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古聖人之所以使天下治安恃有此名分而已章邯伐趙楚使宋義救之以名分言宋義其主將也項羽其次將也此上下之分如冠履然不可亂也羽何爲而遂殺之於帳中耶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然次而不進每每譏之如次于聶北是也故以渙之初六曰用拯馬壯吉言當救之速也宋義救趙留四十六日不進則其畏懦延遲之罪可見矣而故曰五口乘其弊將誰欺乎然爲羽者

當致令於懷王陳兵家利害之實而與衆廢之則於義得矣今乃矯制而殺之且加以謀反之罪可乎自今觀之羽之引軍渡河大破秦軍其視宋人之擁兵不進功勲爲何如也然寧可無一時之功勲不可亂萬世之名分懷王於此即當聲其矯殺之罪而誅之則王者之師舉矣云何因軍中尊爲假將軍而遂立之耶夫帳下之名分既派則江中之名分宜其肆然而不顧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鑑卷之三

蕭何收秦圖籍

孫石戴環著

圖籍有益於國也尚矣天官小宰八成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去冢之數地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先王重圖籍也如此嬴秦繼之設爲圖籍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制雖非成周之舊然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於備禦中興之際有益於恢復此蕭何收秦圖籍所以有功於漢也君子所惜者與其收秦人之圖籍而昌乎收前代之遺書蓋前代遺書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足以垂萬世無疆之業也于時

出於煨燼之中者幸存於博士之府若使何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則文有足考獻有足徵而可以正朝廷可以定海宇至治之盛豈不比隆商周哉夫何見不到此而復爲項氏所焚此漢治終不粹而何爲刀筆吏也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仲尼書肆也其何收圖籍之謂矣樊噲張良請還軍霸上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教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正其思矣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途其戮矣夫甚矣君當有思而毋戮也是以帝王有天下朝脩禁令晝考國職夕省典刑夜儆百工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以懷永圖此三代有道之長也漢高恢郭大度本有帝王之真者然纔入關中即欲留戀婦女

帷帳寶貨而不肯去蓋中才可與爲善爲惡者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張良天植其忠者也安敢不投之以苦口之藥而使之監覆轍哉噲以屠狗爲事而亦請還軍霸上豈天相沛公而啓樊噲之衷歟

約法三章

黃石公曰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嬴秦暴虐腥聞于天楊子所謂若牛羊用人而狐狸螻蟻不棲臘也安得無揭竿斬木之禍哉沛公入關約法三章則能監覆車以立興王之本矣然究其所謂三章者曰殺人者死曰傷人抵罪曰盜抵罪帝王治天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豈止是耶何也古之法簡可也後之法簡

不可也古之盛時象以其刑而未及於條目及呂刑作以告四方而立刑之厲至三千而不以為繁聖人豈不知有異於古哉乃取而三列於四代之書事愈繁而憂愈至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民之情偽愈紛而不能自禁倘一出於簡畧而不為之反覆以盡其情則民亦何從而知畏避哉然則三章之法施於草創之日可也施於富庶之時可乎自是惠之而除挾書文帝去肉刑景帝定箠令此猶可也至孝武則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之法以禁網天下而天下病矣其後有律本章句有決事比例有五曹詔書有春秋決獄見於應劭之漢儀者紛紛迭見至吏得上下其手輕重其心何莫非高帝三章之約寂寥簡短以至此極哉或曰帝不特有三章之約

也蕭何作律九篇叔孫通益所不及十八篇而於法為詳矣嗚呼漢果詳於法則宜啓書胥占咸庶中正矣而何不顧八議之條濫加三刑之刑哉此漢之所以止於漢

沛公見羽鴻門

沛公見羽鴻門蓋有不得不然者夫項氏之強甚矣駱賓王有言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其楚兵之謂矣沛公雖能入關中然地不若彼之廣兵不若彼之強蓋雖雄不敵之國也使羽攻破函谷而沛公出之戰則雖有龍文五采之祥其不為羽擒乎按春秋桓公十三年公及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戰蓋謂紀小國不度德不量力

而輕與大國戰也是故楚人圍宋華元夜入宋師晉師
從齊國佐盟於袤婁然則沛公見羽鴻門是亦君子所
許也且辭氣謙抑諂然可掬是能勇而又能怯豈非得
應變之權宜乎或曰哀公八年書吳伐我而盟於城下
何諱之深也愚曰此責魯不能以禮義自強耳沛公見
羽鴻門之後能養民致賢以自強於政治是將干將方鑄
光射斗牛蛟龍雖潛勢在雲林兩亦何辭一朝之辱而
不立百世之業哉吾固曰羽之得見漢王也如登龍門
沛公之既見楚王也如脫虎口噫天也人耶

蕭何勸王漢中

漢初功臣蕭何為冠人謂何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功
莫懋焉愚謂蕭何勸沛公養民致賢以王漢中此實參

贊之良圖經綸之不烈歟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剛項羽王沛公於巴蜀蓋猜忌之萌陷之於
死地也書所謂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其王漢中之謂矣使何亦如樊噲絳灌等勸與羽戰
則豈不為羽所滅哉按春秋息伐鄭而亡鄭伐蔡而懼
蔡伐楚而滅紀伐齊而亡蕭何知之故勸之忍以王漢
中卒之以巴蜀之衆還定三秦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
此吾謂蕭何雖不學春秋而所言暗合乎春秋也

養民致賢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蕭何顧謂養民致賢何歟
昔舜命十二牧必先食哉惟時而後博德允元仲虺論
成湯必先后來其蘇而後頭忠遂良康誥論文王必先

不侮鰥寡而後庸庸祗祗蓋賢者以養民爲心故有仁
民之君出然後彈冠而起以致身廊廟有殘民之君出
則必潔身而去以高蹈立園此所謂養民以致賢也其
暗合舜虺康誥之言乎嘗試論之高帝約法三章命吏
斂軍謂之不養民不可也是故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
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捍主黥布聞說而徙義三老遞道
而納說諸侯大合而伐楚是皆致賢之功也然帝王分
田制里散財發粟之政寧有之乎故其所得人材獨一
張文成之忠義然已不純至於諸將多敗繒屠狗之士
而四皓已守商山之節矣寧有賢於伊呂召而來漢庭
者乎即是觀之高祖養民致賢之道不足道矣

張良燒絕棧道

爲國不可無地利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棧道
之設西通關陝北抵幽燕南交吳會若不付之烈焰之
中則盜賊因之往來楚兵因之出入劔閣之隘爲戎馬
之衝非設險守國之義也故良請燒絕之所以保全巴
蜀之漢也而或謂之爲韓也何哉蓋良五世相韓復仇
一人恻切至到故輔漢以感秦及秦滅而韓成復立此
又復仇之大機會也韓與漢正唇齒相依之國高祖并
吞六合之志已壯矣豈無滅韓之心哉漢之滅韓必由
棧道以進兵於是乎爲燒絕之謀則守在四鄰而安然
無烽火之警於此蓄威養銳而恢先業未可知也是則
良身在漢而心豈不在韓哉其言曰示項羽無東吾謂
實使漢王無西也不以大有所爲者言而以漢之不得

不爲者告良之智亦善用矣哉先儒謂留侯善藏其用
蓋有見於此

韓信胯下之辱

人之議者以爲信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予謂不然
古之立大事者固有奮然不可犯之才必有廓然不與
校之量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素書曰安莫安於忍辱又曰凌下取勝
者侵使辱已者遽拔劍而起挺身而鬪則龍戰于野其
血玄黃與其爲一人敵而逞一朝之忿孰若爲萬人敵
而立萬世之功乎此信之所以出胯下也然則信其可
法乎易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言過於巽也君子脩身
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則英聲義烈自足以
消人桀驁之氣而安敢侮予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禮矣而猶有侮予者則若曼嬰遇狗寶之嘲仲尼遇侏
儒之戲嚴辭正說凜若冰霜則以德服人自將吞聲歛
跡之不暇矣而何必出胯下哉

蕭何竒韓信

天下凡事功烜赫則人始信而竒之未有一奔亡之客
以將業則未彰而豫竒之者也將業未彰而豫竒之則
將指杯影以爲蛇疑伏石以爲虎未可知也然則信自
楚來歸而蕭何遂竒之何歟蓋何知天下之勢必先還
定三秦以立根本而信之說高祖亦以先定三秦爲言
此蓋嘗以是告蕭何也惟其知謀相同故雖未定三秦
禽魏取代仆趙勝燕擊齊滅楚而其事業崢嶸已伏於

飄落流離之中矣此何安得不奇之哉書曰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吾於蕭何得之矣愚所惜者何能奇之於始
而不能保之於終雲夢之遊非所以待人臣也赤族之
誅非所以報元勳也何為相國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
而乃坐視弗救至於陳稀之反結信入賀以遭呂氏之
變然則我雖不殺淮陰淮陰由我而死蕭何安得辭助
桀之責乎

陵毋伏劍

王陵之毋知漢業必興而至於伏劍蓋漢王乃興王之
君王陵乃興王之臣若毋在楚則丁不能赤心事漢而
事機之會去矣此陵毋金堅赤心之介視軀命殺身於亂
世致子於明朝歟或曰興漢功臣如張良之謀畧蕭何

之器度韓信之智能漢所倚賴者也王陵雖効力於漢
然不過克一城勝一陣之功耳借使王陵不來漢其不
興乎愚謂方秦之興其猛如虎鼓吻張頤七國皆懼及
秦之亡其駭如鹿走野奔云尔群兇競逐漢雖天授有興
王之機而六國未拜西楚不滅四溟波湧八極雲騰而
諸將輔漢之心或未堅也惟陵毋對使伏劍氣雄辭直
而諸將歸漢之心一矣漢豈亦興隆之勢定矣何也男子
諳練古今知興衰治亂之理固所宜也婦人生長深閨
之中而能知漢王有長者之度足以王天下此非古今
所難哉於此可以見人心之推戴者漢也天命之眷祐
者漢也諸將之心必曰王陵之毋以一婦人尚知漢業必
興至於伏劍以遺其子吾儕何為而不以赤心事漢

乎於是乎陳平舍魏而來黠布舍楚而至有下齊而
耳以身爲身者有誑楚而樂以身爲燼者至於諸將同
寅協恭戮力王室皆由時母伏劍之功也王元之作陵母碑
曰母之容髮乃老媪兮母之器量識明主兮抗對項兮
曾無怖兮伏劍而死其爲虜兮有忠有烈男子心兮
吁嗟姦臣無節槩兮嗚呼可謂發幽光矣

董公請爲義帝發喪

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以所聞先後而奔喪故春秋歷
有十二王或志崩志死或志崩不志葬或崩葬皆不志
所以存王法正臣道也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此奔成王之喪也夫天王崩則奔喪若不幸而
遭變故縞素發喪可義起也安有人臣可以薄始終

存沒之義哉項氏不道戕殺義帝非惟目不敢忍見耳
亦不忍聞也董公請沛公爲之發喪二軍縞素以名其
爲賊此以順討逆以仁伐暴天下其孰不響應乎或曰
懷王亡楚遺孽所立也自項氏立之自項氏殺之惡乎
弑嗚呼方懷王未立帝之初而殺之則特殺一匹夫耳
既已尊爲義帝而藏於諸侯之策則爲天下共主而君
臣之分已定矣羽無故而殺之於江中不謂篡弑之賊
而何自縞素之師一出然後項氏負覆載不容之罪法
不可赦而刑不可贖執此辭以行天討堂堂之陣殆不
戰而屈人兵矣吾意于時羽將心喪膽落奄奄九泉下
垂絕之人也豈待垓下之敗然後爲丘墟哉故嘗謂帝
王固有直天命固有分忠臣固有心吾於是深擊節稱

賞於董公

漢敗軍於睢水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人必先行拂亂其所為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漢高祖方定三秦遽貪寶貨罷婦人天於是乎使項羽乘之而有睢水之敗所以警戒而震動之也逮陷重圍之中幾蹈不測之禍漢高之心於是遭一蹶長一識矣故天其以大風起陷之死而後生之置之亡而後存之天之仁愛漢高何其厚乎使於此而弗改於其惡事可所謂今日耽樂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天亦舍漢而他適也矣漢高於此方且聽三傑之謀而政脩事舉有君人之器度卒之垓下楚歌烏江授首豈非不恃其或然之五六數而能脩當然之人事耶書曰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之謂矣

隨何使九江

世之論奉使者若解揚之致楚命申包胥之哭秦庭蘭相如之全璧可謂不辱君命矣隨何使九江而能使王布來歸豈不足追數子之芳躅哉然愚觀之王布固驪山之徒即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也乘時大亂寇陷郡縣項氏坑殺以千萬計而布常為首虐項羽弑義帝實布為之鷹犬此正司馬昭之成濟曹孟德之華歆律以王法死有餘辜漢王使隨何招之蓋以布楚梟將可急使也為隨何者直當以大義對君曰九江王布亂臣賊子之黨漢以綱常治天下當誅此逆賊而又何賴焉以此折張良之謀則九江之行或中止矣豈不為

正大哉或曰垓下之功布與其勞論者謂其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豈可少之耶殊不知春秋之法誅亂賊必先
誅其黨借使無布來漢其不興乎異時以淮南叛與君
接戰此亦弑義帝之餘惡未除而投種於地有時而發
耳於此時何不再遣隨何使之來王以折衝俎豆耶

九江王布歸漢

黥布歸漢高帝路洗以挫之供帳以厚之說者謂顛倒
豪傑莫知端倪自愚觀之此特以知術御其下耳夫豈
帝王待賢之道哉王布逆弑之賊固可以足籠絡之弗
去也若夫係馬千駟弗受祿以天下弗顧者亦豈可以
是虛拘耶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好賢之出於誠
也若堯一見舜而有館甥之誠湯一見尹而有一德之

誠高宗一見傅說而有置相之誠何嘗挫之於先而待
之於後耶惟漢高以詐術御其臣故黥布亦以詐術待
其君垓下之功供帳之報也淮南之叛路洗之酬也此
上下交相賊之事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其漢高
黥布之謂矣然則王布之叛是歟曰父不慈子不可不
孝君不仁臣不可不忠叛逆之賊又何待貶絕而後見
乎

漢王奪信耳軍

耳本大梁人也少爲魏公子無忌客嘗亡命游外黃高
祖爲布衣時購得張耳千金耳固有名於天下矣而漢
王奪其軍何也諸葛武侯論兵法曰有制之將不可敗

也何謂有制之將謹屯營遠斥堠嚴關防雖天子不得而撓其法可也按春秋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此罪林父也何罪乎林父六卿並在不能即制故書敗績以罪之也韓信亦號知兵者然漢王於卧內奪其符豈得爲有制之將哉信固不得爲有制之將矣高祖其善將將乎曰非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人卽其卧內奪其符此何理也高祖於此已有疑信之心矣蓋信是時請立張耳爲趙王故也又何怪乎後來臣節之不終

酈生下齊

記曰天下無道言有枝葉甚矣聖人不貴言也酈生專攻游說之術雖曰張儀舌在固爲可喜然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何也天帝王之道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武王克商義士非之齊桓存三亡國君子猶曰薄德田氏王齊則亦威王子孫恢復祖宗之疆土耳而酈生必使之歸漢於理何居乎且既曰使齊歸漢則當勸君下詔止韓信兵封之大國傳之苗裔則漢固竒之而齊固恩之矣今使撤歷下之備而韓信引兵猝入臨淄弗爲禁止其烹也固宜吳筠詩曰運籌在漢業憑軾下齊城雖爲智所達還爲智所烹其不滿於酈生楊子雲論之曰食其說齊月罷歷下軍何辨也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夫辨也者自辨蓋耻之也雖然爲韓信者豈得爲竒計哉吾觀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顧唐儉韓世忠不顧魏良臣世率曰名將愚謂中國以信義交鄰若挾詐行私後有

使者誰復信之耶故愚謂之說曰酈生失保身之智高
帝失馭將之宜韓信失交隣之義

酈生請據敖倉

立國資乎兵養兵資乎食量沙走敵可幸不可再也因
糧就食可暫不可恒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爲之紀綱
使草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遑遑
然無宿飽之望豈惟趨事者之心不滿而任事者之心
亦豈安哉是以周官一書理財居半遺人之職一曰飲
食二曰麥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備矣故宣王之時有倉
積於函有糧峙於申會鬼之備達於衢境以此南征北
伐所向輒克謂不藉於兵食有餘乎是以大無麥禾特
書於春秋而齊師陳鄭申侯共縹晉軍楚地三日館穀

左氏備筆之所以示萬世人一君當以兵食爲重也酈生
勸漢王取敖倉毋亦有見於此於是漢之輜重有餘楚
之餉饋不繼矣此漢之興楚之亡也歟或曰武王克商
發距橋之粟以濟百姓今乃據敖倉以爲已有豈仁人
之心哉意是不知天下之勢未可以例論者方項氏爭
雄以拔山蓋世之力拔榮陽圍成臯兵雖殘破而勢益
猖熾苟不聚粟以爲兵食計則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天
不雨鬼不輸朝不謀夕而敗乃公事矣其何以成帝業
哉然則酈生此策不在良平之下也

漢王數羽十罪

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謂君子之決小人雖正名其罪有危道也項羽弑虐義

帝罪惡貫盈決南山之竹不勝書矣高祖爲天下誅殘
賊直當傳檄四方數其罪而伐之則大義昭然如日月
轟然如雷電而湯武之功其有光乎夫何與項軍廣武
間面數其罪輕佻若此無異摩虎牙者矣是誠可寒心
哉且沛公自視勇力與項氏孰雄彼勢能拔山力可抗
鼎兵刃既接而以口舌嘵嘵觸其憤怒幾於逞螳螂之
威以當車轍者也向使天不相漢未必不爲楚虜矣豈
但中流矢哉且吾聞之老子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是謂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幾喪
吾寶以萬乘之君攻勢窮力竭之寇推轂遣將亦可以
勝制萬全矣而何必親征也哉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
克謂王師不可知不可勝也漢王號爲將將而舉動若

此其視見羽鴻門氣象何如哉幾喪吾寶矣噫

韓信定齊地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持大兵如持盤
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龍且亦楚驍將而信破之若
拉朽然豈天幸耶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
瑕孫子曰無擊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韓信能下趙
仆魏功在人耳目烜赫炳著矣而龍且尚輕之曰寄食
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也聽其言若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
之想豈非以信之名位素卑而知其勢不足畏乎殊不
知善爲將者隱然有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雄
然然有大志氣而足以控天下之大敵國譬之干將鑊

天下之利器也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方其混
泥沙之中與瓦石無異也此信所以見輕於龍且也向
使韓信如諸葛孔明有卧龍之名則龍且如司馬懿有
如虎之畏挑之不敢出誘之不肯來而囊沙之策何所
施耶此王荆公詩曰但以怯名終滅羽其得之矣

韓信不忍背漢

春秋文公九年晉人殺大夫十穀及箕鄭父蓋二子挾
怨作亂有可殺之罪矣韓信不聽蒯徹之言背漢歸楚
使用其計則何以遭赤族之誅哉愚謂信之所以不克
終蓋由恃功桀驁而失爲臣之禮耳易曰匪其彭又曰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大臣所以致恭存
位之要道也使信知此義而以不背漢之心始終如一

守之以謙抑持之以敬畏則權傾主上而君不疑位極
人臣而人不忌厥有成績銘功太常矣雖不用蒯徹之
計庸何傷乎雖然信不忍於背漢高祖何忍於背信哉
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而帝殺之無子遺焉真劉
禹錫所謂登壇畏立功也

張良有儒者氣象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禮義以爲佩忠信以爲冠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謂之真儒無忝矣張良運籌於漢多
神出鬼沒之計如背鴻溝之約爲躡足之謀至於入關
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詭詐閃鑠不可方物多矣夫豈
儒者之軌度哉程正叔非阿所好者也顧謂其才識高
遠有儒者氣象果何以見愚曰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

父矣張良負不共戴天之仇而以身事漢焉方其借筭
運籌陽爲漢也而陰爲韓也故夫始之歸漢以報羽始
終爲韓之念可貫神明不然秦已誅項已滅亭長已爲
天子良於時漢爵可儋也萬戶可留也何導引辟谷脩
然長往以爲赤松之從游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其良之謂矣謂非君子儒乎然不謂之真儒而特謂之
氣象相似則外容有可取而內亦有不純懷之中而寓
貶之意也

信越失期

軍旅國家之入事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莫不有一定
之期先之者誅后之者誅此古今之定制也吳子曰凡
治軍必教之以禮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若金之不止鼓

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昔武王伐商以甲子日下
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諸侯莫不引兵來會而武
王之誓乃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帝
王軍令之嚴如此方漢王追項羽至固陵爲韓信彭越
者正當念國家多難而舉兵勤王以肅清大慙云何遷
延顧望失期不至必待有分土之封然後來援此不謂
之要君乎信越於是罪不容誅矣若使漢王聲其罪而
貸其死則報功之義討罪之宜兩得之焉豈非爲駕馭
之善者哉故吾謂信越之失期者固非也而高祖之分
土者尤非也或曰方信越未來漢兵屢敗二子舉足左
右即有輕重矣安可不速封之哉愚謂項王至此正猶

人之元氣索然奄奄垂絕之人耳漢諸將如信越者不
少也縱二子不來寧能禁楚之不亡乎奈何始也賞之
無名而終也殺之無罪曷若弗賞之爲愈哉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惜留侯不足以語此而陷其君於過舉
也

羽自謂天亡

天命不易天難謀斯羽垓下之敗自謂天之亡我非戰之
罪先儒謂非天之亡羽乃羽自亡之耳是固然矣然直
謂羽自亡而不歸諸天則豈知天人交感之理哉夫天
命無常惟德是輔故詩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羽之得
罪於天如殺子嬰弑義帝坑降卒暴秦以後一人而已
天廢元命降致罰庸何辭哉書曰乃大淫昏不克終曰

勸于帝之迪此之謂矣故烏江之劍實天假手於羽耳
此非戰之罪乎蓋人心之背楚可以驗天心之亡楚矣
而說者謂非天之亡我固非也羽謂非戰之罪亦非也

羽自謂天亡

國之所恃者天耳欲回在天之天當回在我之天盖人
君一身動靜有天之晦明語默有天之變化號令有風
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照臨德教有雨露之潤澤刑
威有霜雪之肅殺復吾之天以回在天之天則明德以
薦馨香夫何有震于其躬之足憂哉不然則昔傲予也
今絕予矣昔敬怒也今敬渝矣項羽殺人如草菅弑君
如狐兔正所謂罪多參列在上者也是故威可以震一
世而屋漏暗室之神爲難欺力可以震天下而獲罪無

漢書卷三
所禱之帝不可誣於是失道陰陵問津烏江豈非在我
之天不復而在天之天不祐耶李觀評之曰公實勇而
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詭暴而賊人是以人得蹈其資
軍得害其身嗚呼吾是以知項羽之亡固自亡之也亦
天亡之也禹曰惟幾惟康以昭受上帝召公曰王其疾
敬德以祈天永命人君其永鑒于茲

魯守節

項氏爲天下虐極矣時日曷喪之心奚獨後予之念人
人所同也獨魯爲項氏堅守不下史以守節稱之嗚呼
此之謂黨惡也安得謂之守節哉按春秋桓公二年書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華督弑君之賊
而桓公往會之故特書示貶焉桓公六年書蔡人殺陳

佗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陳者以陳國不以
佗爲君善蔡者以蔡知佗之爲賊也項羽無道弑義帝
江中此必誅不赦之罪也而魯人何爲從之至兵敗不
忍去乎夫項羽有華督之罪而魯人無陳蔡之心雖謂
之黨惡可也書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不終朕畝於
此苟聲項羽之罪以服其心而後戰要囚之乃不用我
降命則大罰殛之亦不爲過矣高祖不學何足以語此
哉先儒呂東萊亦曰不忍屠魯培養氣節蓋亦未考春
秋之法也

封項伯

天下有內寇有外寇外寇皮膚之患其禍淺內寇則腹
心之疾其患深項伯之事項羽此正潰項氏之心腹者

于時不忠於項羽項伯其罪之魁也豈獨丁公爲可誅哉或曰子以項伯不忠蓋以勸羽不殺沛公不烹太公耳夫不殺沛公不烹太公正仁人大度而可謂不忠乎曰殆非也按春秋書祭伯來之類蓋謂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伯乃項羽季父而鴻門之會約爲婚姻此身在楚而心在漢矣吾謂蘇秦之敝齊爲燕韓非之勸秦滅韓項伯其有之矣然則伯之罪尤有大於丁公者正當聲罪示戮否則置而弗問猶或可說柰何丁公則誅之於項伯則封之此豈帝王除惡務本之道乎裔是而後士大夫奄奄之氣節而王莽之亂獻符命者紛如而剛心勁氣之士獨龔勝一人耳此豈非封項伯爲之唱乎其誰曰高帝培養氣節

漢屈群策

人君創業之初以求言爲先以擇人爲務蓋干戈雜揉盜賊交錯之衝勝則爲君敗則爲囚虜甚可危也豪傑不羈之士獨能先事而爲之慮相時而爲之防固足以股肱王室克清大慙也其間負小人之才如鬼如蜮以僥倖成功者亦不爲少顧在人君克已以下之推誠以任之別淑慝以爲從違之地審得失以爲進退之門然後以戰則勝以攻則克而天下不足平矣沛公以一布衣崛起豐沛不數年而席卷天下此固恢廓大度天命攸歸也而何莫非群策之功哉觀其用張良之策而爲之銷印用蕭何之策而爲之登壇他若以縞素行師以東向發兵以天府遷都皆帝而能屈用之其興也宜

矣所可惜者帝天資之美學問之功缺焉故詩書之說
反至於逆耳慘夷之典多至於忍心至於父子兄弟夫
婦之間拂常亂紀不可對人言者吾未見有一人能匡
救之也四皓之不至兩生之不來殆以此歟小旻之詩
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遺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桑柔之詩
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帝於不臧
之謀而依之於不良之人而顧之信有之矣又豈得謂
之屈群策哉嗚呼此漢氏立桓武之間也

韓信更封楚

高祖既封韓信王於齊矣西楚甫平即日至信壁奪其
軍而更封楚焉蓋當時群臣如信之雄才偉畧亦少矣
此猜忌之所由起也帝豈甘心於信之稱王哉王齊之

封躡足之計也非帝之本心也但以西楚跳梁于焉倚
賴故聽之南面稱孤耳既而西楚已滅正高鳥盡而狡
兔死之日也帝之心以爲平群賊而生一賊故更封楚
地以絕其覬覦之柄乎詩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所
以報功也何帝弗念我功繼序其皇而以詐力御淮陰
哉此不獨帝之寡恩齊方下而自王楚將戰而失期信
亦有取之矣然則信如何取之而後可曰方更封楚王
之日正剝及於床震於其鄰之時也信當直解兵柄角
巾歸第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施哉今尚貪茅土之榮流
連不去此謂駑馬恋芻豆也能無災乎故愚爲之斷曰
高帝失報功之義韓信失見幾之智

三傑孰優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豪傑爲宇宙之楨幹漢之初起豐沛雖其謀臣猛將雷動響應然豈有超於三傑者乎故有膺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於三章收圖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如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鄼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石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聿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二也又有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拉朽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爲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不其難哉昔人謂漢猶鼎也三傑爲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爲辰以燭之誠

知言矣然而韓信之功如獵犬蕭何則人之指縱也若夫蕭公受繫韓信受戮皆進退之道未明獨子房辭帶礪之封而特出考槃之計直可謂有儒者氣象也豈非三傑之最者歟此優劣之辨也

田橫之客皆義士

按春秋書許叔入于許以爲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也田橫以齊之亡與徒五百餘人入于海島此其意欲何爲哉將欲與漢爭雄而爲恢復之計則少康宜以一旅興夏矣而乃入居海島以自圖苟免何耶王者大一統六國并矣西楚滅矣尺地莫非漢有也乃與五百人居海島聚無用之衆遊不測之淵既不成王次不成霸可恠哉然則爲田橫者將如之何春秋紀季以鄼入于齊

則美之存宗祀也橫當奉祭器歸漢以延田齊之宗祀則庶乎微子之義而乃中道自殺絕宗之祀不亦計之左者耶吾嘗論之五百餘人之中果有如鮑叔趙衰狐偃則田橫其晉文矣果有如泄庸大夫種范蠡則田橫其句踐矣若田橫者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正韓昌黎所謂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芒豈五百人皆孟嘗平原食客之類歟吾謂五百人其二客穿冢而死者此秦三良之徒也君子所羞稱也其餘聞橫死而自剄者蓋以橫與二客皆不免于死吾儕必不能脫故感慨無聊而為自經溝瀆之舉歟或曰人莫不愛生而惡死子以田橫之客為非義而少之殆千古之冤乎愚謂太宰督死於閔公之難矣惠伯死於子惡之難矣召忽死於子糾之難矣石之紛如死於襄公之難矣然春秋皆棄而勿錄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理難死非其所聖人之所不與也若以田橫之客為義士則此數人者亦可謂之義士乎唐子西祭田橫墓詩曰成則為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郊未耿光噫其旨微矣

人臣無傲丁公

禮義天下之大防刑賞天下之大法也丁公解節於所事之君以招其敗而復挾恩於所事之仇以干其賞人臣不忠莫大於此故高祖戮之市朝示之衆庶使凡天下之為臣者皆知以人滅天斧鉞之招也徇利忘義刀鋸之媒也豈不足以立大防而正大法哉然愚竊思之

項羽不忠之臣孰有甚於項伯者乎於項伯則封之丁公則誅之賞罰之無章一至此耶夫人臣固不可倣丁公也人臣而倣項伯可乎故其後王氏之亂雖以匡衡孔光楊雄劉歆諸儒皆不免依阿邪媚行若狗彘有自來矣然則前代不忠之臣皆可誅歟曰不然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猛於烈火惟殲其魁而宥其細如唐法以六等定罪可矣

高祖斷以大義

進取之與守成時不同而道則同吾觀烏條以伊尹牧野以尚父何嘗以民無定主來則受之而不顧其義乎高祖斬丁公晦菴以為盡出私意是也安能斷大義哉果能斷大義則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後誅之乎此皮日休謂丁公之誅命也抑當時不忠者項伯為首誅丁公而不誅項伯且賜姓劉氏又安在其斷大義哉蓋高祖性明達而不學惟明達故時或舉動光明而有丁公之戮惟不學故時或心術暗昧而有項伯之封噫此漢之所以雜伯

高祖慮事深遠

高祖誅丁公溫公謂其慮事深遠以愚觀之漢之所以止於漢正坐不能慮事深遠耳蓋其誅丁公謂之深遠之慮是矣然遠慮者一事而淺見者百端若其封項伯名鄭藉是也故其末流為楊雄者常千百而為龔勝者不一二兆於此矣使其每事皆深遠之慮則將培養氣節而以詩書禮樂治天下矣豈至於莽賊潛移漢鼎而

莫可誰何耶噫

張良從赤松子遊

書曰平格天壽詩人之祝但曰維祺而已合背而已而豈求長生者耶世傳赤松子神農時人至漢時上下二千餘載矣人之數一百二十七其大率也赤松子亦人耳豈復能超然而獨存宇宙中乎列仙傳之說盡怪誕而不經何也吾聞之揚子雲伏羲神農沒矣黃帝堯舜殂落矣文王畢矣孔子魯城之泗上矣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而謂赤松長生不死有是理耶然則張文成亦漢儒臣也必不惑異端者也而謂從赤松子遊何哉按春秋文公十四年書宋子哀來奔謂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書字褒之也高祖以詐力御下不可共太平良知之故托以從赤松子遊而高蹈遠引以全身遠害之計耳子哀豈能專羨於前哉後世聞陶淵明亦晉徵士終身不事宋惟麴蘖是好昌黎以爲淵明非嗜酒也有托而逃也夫知淵明之嗜酒有托而逃則知文成之從仙有托而去嗚呼是誠人傑也哉

書名 汉唐書畫史
 版別 册数 5 (卷)
 定价 25.-
 编号 字第 号
 北京市中国书店定價發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漢書卷之三
-------	-------	-------	-------	-------	-------	-------	-------	-------	-------	-------



